# 皇清經解

0 112
478
349

仁
478
349



經義叢鈔

學海堂
錢塘嚴杰補編

春秋大事表無錫顧棟高著

春秋亂賊表敘

春秋弒君二十有五稱人者三稱國者四三家雖然發傳左曰君無道也文十六年公羊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文十八年穀梁曰君惡甚矣成十八年其大旨略同啖氏于莒弒其傳辨之曰春秋弒君例惡甚者不書賊臣之名懲暴君也可施乎君臣猶恐害教傷化但恐暴君無所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豈有父爲不道子可致逆鳴呼三傳謬矣啖亦未爲得也夫君父一而已矣聞有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豈有暴虐之君夫人得而弒

之者乎使欲懲暴君而先寬弒逆之罪使忍爲大惡者俱得有所緣以藉口是春秋教人爲篡弒也烏覩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乎然則其義云何隸纂之言曰春秋因魯史之文因赴告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夫弒君之賊大抵當國者居多其情必不肯以實赴今使後世有殺人者不得其名姓則有當日之勘驗有司之鞫審大吏之駁詰而後眞犯始出春秋無是也天王不問列國不問苟本國之臣子與爲比黨而以委罪于微者赴如羽父弒隱公而討寫氏之類則魯史無從而得其是非之實只得從其赴而書之孔子生百年後而欲遍考七十二國之所聞以定其眞則顯與國史異而又恐所聞者之未必果實此疑獄也故削其所誅之人而懸其獄以俟後日之自定此聖人闕疑之學也

然則弒君而書其名氏者其人果皆以弒逆自居乎曰是各有故焉弒君而其賊見討者則書名氏如衞州吁齊無知宋萬陳夏徵舒鄭公子歸生蔡世子般是也有弒君而其人當國亦得書名氏者其國之史臣出死力以爭之晉董狐書趙盾齊太史書崔杼是也有弒君而代爲君且又當國其名氏亦可得而指者楚商臣弒其君頵齊商人弒其君舍陳乞弒其君荼商臣蠻夷之習若禽獸然不知弒父之爲罪商人蔑視舍無威不以爲君而陳氏方倘然欲代有齊國無所顧忌已不知諱舉國無代爲之諱其事昭彰耳目齊魯又近魯現使單伯請叔姬而見執雖不赴而魯史得據實事書也又如里克弒奚齊斯時里克當國及弒卓子而惠公殺里克故後以弒赴而前以殺其君之子

赴也棄疾假于于比而已卽殺之故比以弒其君虔赴而已以討賊赴也宋華督衞甯喜雖亦當國有權而督方以立馮爲已功賂四國以求立華氏旣行賂則不以弒赴而可知其爲弒喜以弒剽復衍爲復正赴而列國可知其爲弒也許世子止爲法受惡故亦不諱其姓氏之可指者俱各有的然所以然之故聖人亦從而書之其不以實赴者聖人第削其歸獄之權衡也若必欲得其人則孔子不當天子方伯之任不能命司寇以鞫定其獄而第就所傳聞以訂國史之誤安知所聞之果實乎左氏載齊懿公之弒也由邴歜閻職又安知非公子元使此二人賊殺之而特歸獄此二人乎則其赴于魯而魯史書之



者必在二人矣而聖人不與也其不與者何也聖人之嚴也鄭髡頑楚麋齊陽生實弒而以卒赴聖人亦卒之何也事介隱微無從昭晰聖人亦無如何也若謂聖人明知亂賊之人而特未減之以著暴君之罪又謂楚圍方大合諸侯于申聖人憫中國之不能討而先略圍之篡弒以扶中國是謂掩耳盜鈴求之愈深曲而于聖人之意愈背馳是諸儒之過也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或曰子謂春秋之文因魯史魯史之文因赴告如是則弒逆之事得以自爲隱諱何以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弒逆之名于策而懼乎吾恐元凶劭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于前而彼不

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爲篡弒而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益有防微杜漸之道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也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其作春秋之旨于坤卦之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是故兵權不可竊輩帥師公子慶父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必書謹其漸也盟會不可專公子遂盟晉趙盾雒戎必書晉趙盾于衡雍楚公子圍會于虢必書亦謹其漸也人君知其漸而豫爲之防則無太阿旁落之患臣子凜其漸而力爲之避則無功高震主之疑此則游夏不能贊一辭聖人獨斷之于心而書之于策以詔天下萬世者也



且人而忍推刃于其君父是人而禽獸也禽獸焉知懼惟當夫威權已逼聲勢漸成覬覦初萌形迹未露是人禽之界聖人燭其隱微而大書特書以惕之俾天下萬世之讀是編者人人恥爲大惡而不敢一毫踰臣子之常分有以寢邪謀而戢異志此聖人之作春秋所爲撥亂世而反諸正也孟子謂孔子作春秋以存幾希之統直接堯舜湯文者端在于此若謂聖人菊從其實而書之且或未得其實而欲訪求傳聞而得之則聖人豈能從百年後竊司寇之大權而妄欲與魯史爭眞僞哉

春秋逐君以自奔爲文論

春秋亂賊最甚弒君其次逐君弒君或書國或書人或書名氏余既爲論著之矣至出君則概以君自奔爲文不書逐君者之

名氏此蓋聖人之特筆不由赴告不因魯史欲以警惕震動乎
人君使知謹其操柄而得制馭臣子之道也何以明之考襄二
十年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
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則當日赴告與列國史
官書法之明證而經於十四年第書衛侯衎出奔齊若爲孫林
父甯殖掩其惡何哉曰此聖人端本清原之義欲垂萬世鑒戒
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夫君出令者也社稷于是乎凝承
臣民于是乎統馭故君而見弒則討賊之義嚴諸臣子君身尚
在則制馭之道責諸君身君而淫虐不道或闇冗萎蘭則君不
君而徒以一身寄諸巍巍之上如一葉之戰秋風幾何其不飄
墮也哉曰出奔者言已不能居其位此太康之距于洛五子之

歌之所以痛恨厲王之流于彘板蕩詩人之所以告哀者也大
君知鑒乎此而發憤自强如宣王之能中興則有方叔召虎爲
之臣如晉悼之能復伯則有荀罃魏絳爲之佐功業爛然天祿
永固何至竄亡相繼也哉

許世子止弒其君論

案三傳皆謂止非弒蕞纂亦從之而斥歐陽子之說爲非是愚
案左氏之言與公穀別如左所云則許世子不得辭乎弒諸儒
所稱不嘗藥與左氏之言絶遠若據之以爲非弒是非特不信
經文并錯看左傳矣夫所謂不嘗藥者庸醫不識病症妄投藥
劑人子失于不知遂致大故若此後世多有謂之非弒可也而
左傳則云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又

云舍藥物可也杜註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責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如此則無論誤與故皆不得辭乎弒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君父有疾其愼重宜何如者以晉國之大猶求醫和醫緩于秦計止身爲儲嗣年尚幼小國事所當與知非素習方書精通藥劑者而不延醫診視率意自爲是以君父爲嘗試也雖果嘗藥何益于事固有平人服之無恙而投劑失宜遂致立斃者亦不得以其嘗藥遂可求解于弒君之罪是則左氏所云已顯然爲弒君立案而謂止非弒君其可乎彙纂又解之曰止之非弒有可屬辭比事而知之者楚商臣蔡般皆立乎其位而止則弗立乎其位左傳明言太子奔晉夫國人以弒赴于諸侯必其爲國人不容而逃竄求免未幾病死不得

以弗立乎其位而明其非弒也又謂許與陳蔡皆寄邇於楚楚虔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何獨釋許不問夫楚之滅陳蔡不過欲利其土地耳豈眞爲討賊哉而許素屬楚其地亦無足貪故遂置而不問不得以蠻夷之舉動定人之罪狀虛實至冬而葬止已出奔罪人已得國人以禮葬舊君魯遣使往會其弒逆之跡已昭然暴白于天下更不宜以書葬爲赦止之罪歐陽子謂既以大逆加人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之用法不若是也至穀梁之說尤爲誣妄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是止爲孝子也汪有司折獄固當矜疑而聖人作經遽加以大逆之罪與捺刃而殺其父者同科此發刻之吏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若懼後世有假托者而

借一止以立教則是聖人加誅于無罪之人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誅一無罪以垂教萬世聖人用心不如是之迂且曲也趙氏木訥謂歐陽子固嘗攻之吾願鳴鼓而先登然歐陽止謂宜信經棄傳愚謂卽據左傳而其罪狀已顯然謹標出之以告後世之善讀左氏者

孔子請討陳恒論

案左氏續經傳哀十四年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齊三日而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嗟乎此誠知已知彼乘機赴會足徵大聖人經濟不外尋常理勢之中而子程子顧絀之謂如是是以力不以義孔子之所以勝齊者特其餘事耳豈計魯人之眾寡鳴呼先生此言殆失之矣夫興師討罪兵凶戰危必計出萬全而後可舉事若不計其力之不能則如王元謨之伐魏韓侂胄之伐金何嘗不名正言順而卒喪師辱國蹙地千里若謂名其爲賊無憂不服則如漢翟義之討莽唐徐敬業之討武氏海內翕然稱義舉終于家族誅夷身首異處又其甚者董承伏完之于曹氏毒流帝后漢祚旋移是皆無益于事而禍敗隨之是以君子必審計利害而不忍輕以民命爲嘗試也且其言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此尤迂緩不識時務之論夫陳氏之愚其民久矣獨當駭弒簡公人心惶駭齊之義士尚有挾公憤而思食其凶者簡公之人尚有念故君而欲報其仇者故其道可急取不可緩圖宜獨斷不宜牽制必若

告于天子方伯無論周天子守府而當日之方伯則晉也且聽命于韓趙魏與陳氏脣齒耳告之萬萬無益而周晉去魯俱二千餘里往返動羈時日徒令陳氏得以其間收合人心誅鋤異己雖復討之勢必不克且程子之謂告之者豈謂其眞能命將興討罪之師乎抑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爲名乎不知其不可是愚也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是僞也曾謂大聖人而出此然則孔子之志宜奈何曰魯之兵權在三子而三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眾畔而再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墮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再有自在也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吾知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而齊之甲士且倒戈來迎縱不能梟陳恒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于齊君者而更定齊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夫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宋之儒者以力爲諱而但執正誼不謀利之說謂事苟當揆于義不論其力之能不能如此則書所謂同力度德孔子好謀而成非矣孔明之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蓋謂其謀出萬全至事之萬有一失則聽之天耳夫豈僥倖以嘗試者哉余向惡夫世之譏訾梁儒者至先生此論心竊疑其有未然故備論之

附先師高紫超先生公羊賊不討不書葬論

公羊內賊不討不書葬義之精者也然考經所書則不盡然經固有內賊未討而亦書葬者若蔡景許悼之書葬則于所謂內賊未討不書葬者其說未信矣然則或葬或不葬者謂何曰禮成而葬者書葬蓋葬者不書葬委屍而藁葬者書葬蓋凡所謂葬者非徒掩之于土已也將必有子孫之踊從焉公卿之備位焉鄰國之賵奠焉凡賊既討者必重更棺斂告于鄰封成禮而葬蓋元凶既去而忠臣孝子得以自盡其心也如是而安得不書葬若賊未討者往往弒逆之賊猶擅國柄懟其君父藁葬路隅若欒書以車一乘葬厲公于東門之外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則是不成乎葬也如是而安得書葬更有逆子推刃其父欲自掩其弒逆之迹而反告于鄰封隆禮以葬四鄰諸侯亦皆還使以供其事則是實行葬禮矣如是而又安得不書葬然則凡討賊者必成禮而葬則經亦書葬非以討賊之故而始書葬也凡賊未討者多委棺暴屍不成乎葬則經亦不書葬非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更有鬼蜮譎張假飾以葬則經亦書葬又不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是則或葬或不葬聖人一皆據實書之耳然而葬則書葬足以安既死之魄而慰枕戈待旦之心葬不書葬足以彰暴骸之慘而徵同仇泣血之志僞爲葬者亦書葬又以明其巧飾之惡而一時之會葬者皆當擊其首而碎之也而聖人之立義固精矣

春秋左傳兵謀表敘

史稱關壯繆好左氏諷誦略皆上口而岳忠武尤好左氏春秋

嘗曰用兵在先定謀變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二公佐漢宋中興而生平經略靡不由於左傳甚哉經術之足以戡亂也余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交兵其行軍用師屢矣春秋以前爲湯武之仁義春秋中葉爲桓文之節制逮其季年吳越用兵則以蠻夷輕生狎死之習運後世出奇無方之智而鄭宋交取師爲戰國長平之阬所自始世運遷流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傳文所載初年仍古法用車最後毀車崇卒吳楚越則用舟師其用兵之制曰偏兩曰卒伍曰乘廣曰游闕其陳法則爲鶴爲鵝爲魚麗之陳爲支離之卒其兩軍交鋒則曰挑戰曰致師曰夾攻曰橫擊曰衷曰萃曰覆曰要其假物立威曰蒙虎曰犧象大抵世愈降則戰愈力而謀亦益奇綜其大要



爲類十有二臚而列之俾知儒者胸中當具有武事匪徒文雅章句之業而已

春秋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敘

昔孔子假年學易於子夏子貢許其可與言詩明他弟子不能與也太史公謂孟子長于詩書而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孔孟之訓人讀書如此益聖賢以經垂教凡學者脩已治人之術胥于此焉在夫豈拘牽文義膠泥詁訓同固哉叟之見哉自漢儒各守師說專門名家于是有同一經而黨枯護朽此是彼非蘄說經而經愈晦余觀左氏所載賦詩凡二十五引書據義二十二言易十有七善哉乎鄭夾漈之言之也曰吾于敬仲之筮

得互體之說焉于畢萬之筮得變卦之說焉於穆姜之筮得動以靜爲主之說焉于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焉于秦伯之筮得繫辭之異于今文者之說焉豈惟易哉凡詩與書靡不然也洪範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而傳謂之商書明箕子有不臣周之義巧言之卒章怒孫文子識河流變遷之始于褰裳蔓草有女同車與孌分贈答韓宣子知毛鄭之說之有所自而朱子概斥爲淫奔有未安嗚呼當時經學昌明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賦吉日而具田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蓼蕭而弗答卽知其有敗亡之禍徵特士大夫也穆姜以一淫婦人而占易而知筮史之非賦詩而拜大夫之辱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漬于人心者久故通行于天下而無間哉後世遭秦滅學漢儒掇拾于煨燼之餘或經口授故有南北之說經各異于是詩有齊魯韓毛書有古今文易有連山歸藏周易而春秋之經學亡矣

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

余年十八歲執經高先生卽令讀周禮二十一先府君見背從授喪服及士喪禮三篇已而漸及通經當時深信篤好見有人斥周禮爲僞者心輒惡之五十以後輯春秋大事表凡十四年而卒業乃始恍然有疑非特周禮爲漢儒傳會卽儀禮亦未敢信爲周公之本文也何則周禮六官所掌凡朝覲宗遇會同聘享燕食其期會之疎數幣賦之輕重牢醴之薄厚各準五等之爵爲之殺而適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

帛繼子男而儀禮有燕禮以親邦國之諸侯公食大夫禮以食小聘之大夫而覲爲諸侯秋見天子之禮其來禾薪芻有定數牢鼎几筵籩豆脯醢有常等廢不釐然具載是宜天下諸侯卿大夫帥以從事若今會典之罔敢踰尺寸而春秋二百四十年若子產之爭承子服景伯之却百牢未聞據周禮大行人之職以折服强敵也甯俞之不拜彤弓及湛露叔孫穆子之不拜四牡及文王未聞遞儀禮燕食之禮以固辭好惠也鄫至聘楚而金奏作于下宋享晉侯以桑林之舞皆踰越制度雖恐懼失席而不聞據周公之典以折之他如鄭成公如宋宋公問禮于皇武子楚子于弃疾晉叔向使與泰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饔而楚靈大會諸侯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左師

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皆不言其所考據各以當時大小彊弱爲之等是皆春秋博學多聞之士而於周公所制會盟聘享之禮若目未之見耳未之聞是獨何與若周公東之高閣未嘗班行列國則當日無爲制此禮若既行之列國矣而周公之子孫先未有稱述之者豈果弁髦王制不遵法守歟不應舉世盡憒然若此且孔子嘗言吾學周禮矣而孔子一生所稱引無及今周官一字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與周官互異家語言孺悲會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其詳不可得聞夫書爲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而忽然出于漢武帝之世其爲漢之儒者掇拾綴緝無疑雖其宏綱鉅典未嘗不稍存一二而必過信之爲周公所作則過矣余從事經學五十

年始而信中而疑後乃確見爲非眞傳有之疑事無質直而勿有請以質當世好古之君子後日論定者亦將有取于余言也

春秋左傳杜註正譌表敘

昔杜元凱作春秋釋例世人未之重獨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氏當亦孤行至今百世遂爲定論然愚嘗受其書而反覆之杜氏之最精且博者莫如作長厤以正春秋之失閏作土地名以攷列國之地理其學誠絕出古今至其解釋經傳不無齟齬而其最大者尤在昭十五年周景王葬穆后傳註曰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復于隱元年宰咺歸賵昭十二年子產辭享禮二傳疏通而證明之杜氏釋經既誤遂以此斷據朝廷大典爲

一代定制後世謂杜氏短喪其詳具見晉志考晉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博士張靖議皇太子宜從權制除喪卽吉陳達議以爲宜終服三年有詔更詳議時預爲尚書建議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皇太子宜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盧欽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云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曰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晏樂已早明旣葬應除而違諒闇之制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旣葬除喪服諒闇之證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非必

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因遂其議爲奏
奏上詔從其議皇太子卒哭除衰麻時預議初出內外多恠之
或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乃使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爲之□□□
垂示將來嗚呼元凱歷事至久讀書至深親見當世行三年喪
者多飲酒食肉宴樂嫁娶不循軌則況以天子之喪勒令天下
士庶皆從重服勢必小人皆違法犯禁君子皆徇名失實以爲
制不稱情讀春秋而見當日諸侯之例皆既葬成君列于會盟
不知此自當時之失禮非先王本制也欲執此爲定制令上下
可通行爲短喪者立赤幟論者謂其得罪名教豈過論哉嗚呼
元凱釋春秋而至倡爲短喪歐陽永叔援儀禮而至倡爲兩本
二父經術之誤害于政事千古同病不可不戒也謹條列其註

左數條與其當日所建白列諸簡端令後世考古者知別擇焉

## 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蘇老泉春秋論曰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胡文定
因爲之說曰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
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春秋書法有例當稱字或黜
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則褒貶係焉嗚呼大夫爲諸侯
之臣附庸之君下公侯伯子男一等今君稱名而臣稱字公侯
伯子男稱名而附庸之君稱字於崇卑之分不幾倒置乎爲此
說者不過欲以名字見褒貶爾于是有以殺大夫之書名爲貶
至以餽冶之直諫而从與里克甯喜之弒逆同科以大夫出奔
之書名爲貶至以公子慭之爲國除惡與良霄欒盈之叛臣同

罪而春秋之旨愈晦善乎方氏望溪之言曰春秋從無書字之法舊以王人子突爲字非也古有以子某名者如陳子亢介子推之類是也以邾儀父爲字非也古有以某父名者如齊侯祿父儀行父箕鄭父是也而支離穿鑿之弊掃除過半矣且左傳以儀父爲克之字計其年分尤遼遠盟于隱之元年而卒于莊之十六年相距四十六載而儀父又未必以卽位之初年而盟也意克爲儀父之子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方氏之言得之矣且邾儀父與介葛盧邾黎來均爲附庸則不宜有差別今以儀父爲字而以葛盧與黎來爲名可乎夫大夫之殺與出奔列國無不以名赴而以字赴之理列國不以字赴魯史何從而得其字魯史旣不書其字孔子于百年後更何從追書其字耶杜于凡書名者皆曰惡之必當日俱有字書于簡冊聖人特以惡之而斥其名殊不知大夫旣已正典刑與逃竄其本國方深惡痛絕之不暇豈更有褒嘉之辭而以其字赴于諸侯耶且春秋之法果以稱字爲褒稱名爲貶子貢之徒當必習聞之哀十六年續經何不書曰仲尼卒而書孔丘卒耶

春秋人物表敘

昔班孟堅纂漢書列表十其終曰古今人表余讀之殊苦其不倫自遂古義皇以至孔子下逮桀紂幽厲妲己褒姒夏姬之徒列爲九等猥雜已甚且世代遼遠難可悉數以余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物號爲極盛無論孔子大聖垂法萬世卽如柳下惠之和聖季札蘧伯玉之大賢亦古今罕儷而讒佞亂賊之徒

後世之殊形詭狀者亦莫不畢見于春秋之世無他國異政則賢否絶殊世變亟則奸邪輩出也謹就其中區其類爲十有三曰賢聖曰純臣曰忠臣曰功臣曰獨行曰文學曰辭令曰佞臣曰讒臣曰賊臣曰亂臣曰俠勇而以方伎終焉凡孔門弟子之見于左傳者靡不具載所謂附驥尾而名益顯其餘寧愼無濫而向成欒書之列於讒臣衞子鮮之不得列于獨行亦春秋推見至隱原情定罪之意云

鄭莊公論

春秋初年列侯僭侈多封樹子弟以僭擬王室而卒自受其斃同時衞有州吁晉有成師鄭有叔段皆擁强兵謀奪宗其後桓公立十六年而州吁弑其君成師傳莊伯至武公凡五弑君歷六十七年而卒滅晉獨莊公克平大憝宗祧無恙論者謂莊公養成段惡志在欲殺其弟歷千百年無有能平反是獄者此信傳而不信經之過也愚獨謂莊公之爲人狙詐倩忍無一事不干天討獨其處段未爲過當夫段之作亂路人皆知形勢已成使莊公而稍孱弱不爲衞桓之騈首就夷卽爲晉之三世有亂其機間不容髮且以莊公之雄才其欲殺段宜無難者而莊公未嘗窮追極討如齊桓之殺子糾楚平之殺子干子晳仍使之餌口于四方則所謂綏追逸賊于親親之道正合穀梁訓克爲殺旣于實事不符而左傳謂稱鄭伯譏失教嗚呼莊公豈能教段使不爲亂哉段恃母之寵愛常謂莊公之攘奪其位其心每憤恨不平使莊公而稍禁戢之適足孚以兵端而反噬故母氏

請京則聽收貳至廩延亦不發露隱忍至二十二年之久蓋猶有畏名義念母與鞠弟之心非可謂養成其惡也且石碏純臣豈有養成子惡之理而石厚佐州吁弒君石碏熟視十六年不能禁直至問定君之計詭計請陳而使殺之此實出于無奈而謂石碏之處心積慮成于殺子乎嗚呼于石碏之殺其子則謂之大義滅親于莊公之以罪逐其弟則謂之處心積慮成于殺此見世俗之情私于父子而薄于兄弟遂以此立論而莊公亦實爲衆所惡無有肯爲之平反者遂至明建文之世燕師軼境猶謂無使朕有殺叔父名益猶懲鄭莊之事而卒肇金川門之禍讀書無識千古眯目可一歎也莊公之罪罪在誓母黃泉爲得罪名教耳使爲莊公者誠敬以感悟母氏潸泣以訓誨其子



弟之率德改行而復任爲大夫則與周公之誅管蔡而庸察仲合矣若其處段固未甚害義也後世于明建文之遜國則譏其不克負荷于宣宗之誅高煦則美其克守先業獨至論莊公則反是春秋之世篡弒相尋往往寬假臣子而苛責君父于稱人以弒則曰君無道也又曰君惡甚矣于莊公之誅亂臣則曰養成弟惡而殺之使君父于凡桀驁悖逆之臣子眞有進退維谷之勢如此則春秋乃助亂之書豈可訓乎春秋初年晉未與中國通故成師三世之事不見于經而鄭衛二國則書法顯然著明隱四年書衛州吁弒其君完而桓公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之罪亦難辭矣隱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鄢稱鄭伯舉爵爲無譏段不言弟爲削其屬籍書曰克大鄭伯之能戡亂斷以

經之書法而春秋君臣之義乃定

鄭莊公後論

嗚呼余讀春秋鄭伯克段傳而竊歎明建文之世其所以處置燕王者事事與鄭莊相反宜其失守天下而卒不祀也方莊公初立武姜爲段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以極制防之心而出以慈愛雖係奸謀實關至計而燕王雄踞北平不能移駐他處其失制馭一也鄭莊之時羣臣爭欲除段而莊公持重不發蓋欲蓄全力以待其敝而建文失于輕遽今日下罪書明日削護衞周齊湘岷同受縲紲俾之合志併力而庳以謀我其失人心二也段之雄武可埒燕王而又多一姜氏爲之內主而莊公一舉勝之絕不震驚此必有先爲不可勝之計其二十二年之中未嘗一日忘備而建文君臣方粉飾太平制禮作樂做周官行井田之制泄泄然不復以燕兵爲慮其疎警備三也嗚呼儒者謀國其居平議論動謂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于莊公意以藩臣弄兵如狂騶孺子不久自斃誰知有雄大桀驁如燕王者頓移天祚此時雖十族以殉何補于國此尤可歎息痛恨者也夫子刪詩于鄭風錄叔于田大叔于田二詩于唐風錄揚水椒聊二詩當日民心之歸向叔段與成師者情勢大略相似而晉祚卒移于曲沃莊公手平大難宗社晏如夫子大其功而曰克正與錄詩之意相對照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春秋于凡叛臣之入國者一則曰鄭人殺良霄再則曰晉人殺欒盈稱人謂夫人之所得殺絕無憐憫伯有與欒盈之意獨至叔段則曰段

無罪莊公養成其惡而殺之從來書法以稱人爲貶稱爵爲無
譏而于亂臣賊子則反是尤不可解嗚呼春秋初年奪適搆亂
之事列國多有而其始靡不由于助亂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
奔衛衛桓爲之伐鄭未幾而卽見殺于州吁州吁弒君魯隱爲
之伐鄭以定其位未幾而卽見弒于羽父鄭莊親受共叔之亂
而卒助魯桓助宋莊逮其子厲公始而篡忽繼殺子儀且反公
父定叔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亂臣賊子同惡相濟雖其親
父子且弗顧而後之儒者又可助段而揚其幟乎余熟覽春秋
列國時事及有明建文之世而歎左穀釋經與經意悖足爲後
世召亂謹書此以質後之君子

鄭莊公第三論

余於莊公叔段事既再爲論以明之而穀梁之論尤謬穀梁曰
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致明建文帝於燕師軼境之日猶勑諸將
無使朕有殺叔父名使叛逆之臣聞之輕騎深入冒險突圍諸
將莫敢加兵卒肇金川門之禍是亡惠帝之天下者穀梁一言
啟之也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明其爲賊敵乃可服親則非賊
賊則非親二者不容並立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鸇之逐
鳥雀況親執干戈破城殺將之賊而可縱釋不誅以遺後患乎
且其言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獨不曰段之處心積慮
成於篡乎釋其臣而責其君爲亂賊立一護符爲君父設一箝
制致周襄王於叔帶之難倉皇出奔曰寧使諸侯誅之無傷母
氏意而後世儒者謂同於舜之處象飾退讓之小名忽宗社之

大計是徐偃之仁宋襄之義滅亡之道也且以段之興兵聚衆
跋扈肆橫而曰猶取諸其母之懷中而殺之夫段豈懷中之赤
子乎果爾則周公先不宜致辟管叔于商矣若謂周公爲國家
除難而鄭莊止利一身殊不知莊公既立則社稷爲重而身爲
輕段所圖利者鄭之社稷非止莊公一身也若以此引嫌則當
於嗣位之初先宜退讓而弗居不當既立而輕以其國爲兒戲
公穀俱謂殺母弟直稱君甚之比於天王之殺佞夫夫僭括欲
弒王而立佞夫佞夫不知此出於無罪而見殺烏可與段比例
故佞夫書弟而段不言弟書法顯然具見余謂孔子作春秋以
討亂賊而三傳不明大義解經而適以亂經孔子明書趙盾弒
其君夷皐三傳則曰非弒也如此則司馬昭亦可云
非弒孔子明書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傳則云非弒也進藥而
藥殺也如此則霍顯亦可云非弒孔子明書趙鞅入于晉陽以
叛三傳則曰非叛也欲清君側之惡人如此則朱全忠李茂貞
之徒皆得以橫行無忌孔子明書子野卒與子般卒子卒同例
三傳則曰毀也如此則凡斃其君於宮庭隱處者皆得以售其
奸夫趙鞅晉陽之甲夫人而知其非趙盾許止之獄歐陽公有
定論即子野之蒙弒前明諸儒及近世方望溪氏猶有能白發
其奸者獨鄭莊叔段之事晦昧終古使後世篡逆臣子成事則
爲成師之世享晉國燕王之晏有天下不成而猶得爲叔段蒙
文人學士之哀憐與孔子作春秋之意相反昌黎云春秋三傳
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豈無故哉

衛石碏論

嗚呼吾觀于春秋衛石子之事而知古來之除奸必出于慎密持重而輕發則未有不敗者也當石碏之極諫于莊公時此特禍之始萌耳逮莊公薨而桓公立此時莊姜爲主于內石碏老臣柄政于外豈不可奪其兵柄斥居外國亂何從生而顧告老以去此必度知桓公之爲人柔懦不足與圖事又州吁權譎能使其衆觀石碏之子厚爲之出死力則其人可知先發恐至僨事故隱忍不發至十六年亂果成列國不惟不能討而反爲之援此時石碏決計圖之然猶未敢聲言討賊父子之間未嘗偶露至石厚問定君之計乃使入陳請覲告于陳而使執之此特一匹夫之力耳可見兵權在握君無如其臣何父無如其子何然此計何不發之于十六年之前使桓公不至于弑而國君新立州吁罪惡未著則爲桓公內不能容其弟莊姜下不能容其子而石碏以幾害骨肉導其君要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嗚呼始之能慎後之能斷指麾談笑變故立定石碏可謂千古一人矣後世具此大力以小人而除小人則有若元載之于魚朝恩史彌遠之于韓侂胄而大臣謀國誅翦巨慝則若王曾之除丁謂楊一清用張永以除劉瑾徐階之計除嚴嵩俱外不設異同之迹機會可乘不崇朝而制其死命譬之搏虎一擊不勝則將爲所噬吾獨悲夫明季諸君子絕無長慮却顧之術虛張聲勢恣意抨擊俱入奸閹之手卒之身填牢戶而國運亦隨以斃後之君子其亦觀于石碏之事而審所措置哉

## 晉狐偃趙衰胥臣論

晉狐偃趙衰胥臣之從古一國之興莫不有股肱宣力之臣後利而先義推賢而讓能蓋自唐虞之世禹皐稷契交讓一堂下逮春秋伯者之佐亦莫不稟此意以周旋無後世草昧初起飲酒爭功拔劒擊柱之態于此益知先王禮義之教去人未遠也余觀晉狐偃趙衰胥臣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從公子于外十九年幸得返國即使其才庸下亦當居首功況三人皆天下才而當作中軍謀元帥之時趙衰薦卻穀又讓欒枝先軫狐偃讓于狐毛而已佐之猶曰此其同列兄弟也逮狐毛死先軫子且居爲上軍將而狐偃佐之先軫死子且居嗣爲中軍將而趙衰佐之胥臣亦舉卻缺而終三人之世未嘗將中軍夫狐趙于先且居爲丈人行而先軫未嘗有從亡之功乃父子並將中軍上軍兩世而狐趙爲之佐先氏偃然列其上而不疑狐趙泰然處其下而不忌相與出奇效策戮力同心此豈文公之德有以致之殆亦氣運使然天生此三人以昌晉之伯也至再世以後狐偃子射姑以易班殺陽處父矣趙盾逐賈季放胥甲父矣胥童以胥克之廢怨卻氏矣植黨樹權營私報怨即其父子祖孫已有絶不相似者殆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耶余觀人臣功名之會莫不敗于爭而成于讓樊舞陽以蓋世英雄而淮陰侯謂生乃與噲等爲伍李道宗以宗藩宿將而尉遲敬德至拳毆道宗目幾眇趙韓王以儒臣佑命亦不免有專權之譏蓋讓德之難如此元李思齊與察罕同起兵逮察罕子擴廓總天下軍而思齊不爲之下至治兵

相攻若三人者豈特天分過人蓋亦沐于先王禮義之教浸淫而不自知觀趙衰之薦卻穀曰說禮樂而敦詩書胥臣之舉卻缺曰敬德之聚而子犯詔公子不以得國爲利至蹈九仞而不悔非有得于聖賢之教而能然乎夫三子偶不爲聖人所論列而曾氏傳大學戒言利而述舅犯仁親之訓其意以爲過齊管仲遠矣夫鮑叔牙薦管仲而管仲治齊專興魚鹽之利不聞爲國樹人三子所舉人才晉國賴其利者再世而管仲死五公子爭立齊國大亂不聞有管仲推轂之臣爲國柱石主持國是則較三子者之優劣豈不大相遠哉

## 鄭燭之武論

世多稱燭之武退秦師謂與展喜犒齊同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以余考之良不然燭武特戰國策士之先聲倫取一時之利其實兆鄭二百年晉楚之禍者燭武爲之也何則鄭之大患在楚而唯秦與晉合則力足以抗楚庇鄭而無患往者齊桓嘗勤鄭矣卒之楚患未已甚者江黃則爲楚所滅獨至城濮之役晉合齊秦攘楚楚力屈遠遁而鄭乃得安意事晉今一旦秦晉以小嫌伐鄭其實主兵者晉也爲鄭之計宜屈體以求成于晉晉退而秦亦退秦晉之懽不失則晉之足以庇鄭者如故也乃間秦撓晉用三帥戍之未幾秦旋圖鄭使晉襄不禦之于殽而鄭蚤爲秦滅矣一自殽之師起而秦晉之仇不解楚且乘間以合于秦使晉力疲于西不得復致力于東楚得日翦東諸侯而無忌鄭且駸駸日逼矣夫秦晉楚匹也燭武第知當日說秦可以紓

二患不知啟秦窺覦之心而又多一秦患幸而殺師扼之而秦
患不至而晉勢孤力分不能抗楚而楚禍方深厥後秦晉之仇
二百年不解而鄭國晉楚之禍亦二百年不息犧牲玉帛待于
二竟猶不得免是誰之咎哉晉悼之興結吳撓楚楚之有吳患
猶晉之有秦患也楚勢稍屈而鄭亦得以稍安然吳卒肆橫齊
魯且惴惴焉向使秦晉合力足以制楚而有餘無用召吳中國
不特無楚患并無吳患矣余反覆晉楚二百年事追原禍始未
嘗不歎息于燭武之一言爲之階也後之當事變者長慮却顧
審擇所從毋偷一時之利而釀百年之害致蹈燭武之故智哉

衛瓘伯玉論

余觀伯玉世稱大賢夫子亟稱之及觀左氏傳于襄十四年孫
甯逐其君衍逮二十五年衍復入伯玉俱不對從近關出曰噫
乎左氏所稱殆不可信如果有之是春秋之馮道也尚安得爲
伯玉乎哉且夫子之作春秋將以嚴君臣之分立臣子之防使
爲人臣者盡忠不貳以事其君今以伯玉此舉爲合道是使後
世之偷祿取容全生苟免者有以藉口與春秋之志違矣夫食
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傳曰謀人之家國危則亡之當孫林父之
以謀告伯玉也伯玉能正色直辭以折之使不敢動上也不然
乞師大國討孫甯之罪而復其君次也不然則逃之深山終身
不復出又其次也乃衍出而臣剽剽弒而復臣衍有事則束身
出境無事則歸食其祿視其君如奕棋漠然不關其慮是五代
之季畔亂反覆者之所爲而謂伯玉出此乎哉或謂伯玉身非

正卿故委蛇以合道又非也夫位之崇卑不同而其爲人臣子則一也今有人欲劫質其父謀之其子更十年而復歸之其子乃恝然不顧其父之出也聽之其父之歸也復受之是尚安得爲人子乎或又謂衞侯之出其君實甚晏子所謂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者非歟曰晏子之論後世猶有非之者況獻公之出特以不禮于權臣而孫甯謀先非有淫昏不可道之行尤不可與齊莊之弒同日語也子朱子乃引爲卷而懷之之證余疑其事而急辨之如此曰然則左氏非實錄歟曰左史一也史于武公之德而謂其弒其伯而自立豈弒立之事亦有可信者歟

列國諡法考

鄭夾漈著諡法略謂諡有美而無譏臣子當大故之際而加譏貶于君父非先王之法楚顓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此蠻夷之習也嗚呼鄭氏好爲異論而不自知其顯同于始皇之見且鄭氏獨未聞孟子乎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孟子係周時人幽厲豈非惡諡其疎謬不待辨而可知矣通余遍考春秋之世通君臣皆有諡者惟魯衛晉齊四國爲然然皆卿有諡而大夫無諡公族世卿有諡而庶姓無諡其餘遠國如秦楚申夏如宋鄭則君有諡而臣無諡至吳越徐莒則君臣皆無諡秦之蹇叔百里奚楚之令尹子文孫叔敖子重子反皆位爲正卿著有功業不聞以諡稱也宋華元向戌無諡鄭之子皮子產子太叔皆赫然著見于春秋之世而後世不聞以諡稱二百四十二年莊公世惟一公父定叔僖公世惟一皇武子襄公世

惟一馮簡子哀七年有駟弘別爲桓子思九年有罕達爲武子
騰然杜註惟于公父定叔及駟弘明之曰謚其餘則無註又晉
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注云成子子產之謚此第見于
國語而左傳則無之至魯衛齊晉得謚者最多篡弒之賊如魯
其仲季平子衛之孫文子甯惠子齊之崔杼晉之趙盾無不有
謚而衛之史魚蘧伯玉無謚孔子大聖人亦無謚則以異姓非
世爲卿晉以祁奚叔向之賢而無謚則以雖公族而非爲正卿
晉有非公族而得謚者惟樂王鮒一人則或以晉君之嬖而爲
范氏私人之故夫易名之典起于周公當時以直道行之而其
後世惟論爵秩之崇卑且爲世室大家所竊據而虛稱美號加
于篡逆之賊如慶父之爲共仲之爲平謬盭尤甚周公之後



裔且然況其外餘子乎子貢與孔子尚論諸賢如孔文子公叔
文子二人斤斤有循名責實之思而仲尼之卒哀公作誄子貢
不聞請謚意其時已成習尚雖孔子大聖不得援公族之例以
請歟此外如陳之轅宣仲公孫貞子蔡之聲子邾之莽成子他
國行謚亦間有之然傳文闕略莫可深考吳越之君如闔閭勾
踐皆無謚故以延陵季子之賢而亦不得謚成十四年莒子朱
卒楊氏士勛曰渠邱公也葬須稱謚莒無謚故不書葬徐子章
禹亦無謚是則蠻夷之俗不知有謚而鄭氏之言顧反之此尤
不思之甚也夫諸國之無謚用夷禮宋之無謚因殷禮獨鄭爲
王室懿親冠盖交于中國而其謚見于傳者寥寥止三四人然
其行事皆不概見于春秋其顯然著名者則無謚此不可解者

余爲列其端緒以俟後之君子博考而得其故焉

春秋列女表敘

周家世有婦德自周姜以迄任姒世嗣徽音文王后妃化行江漢其易汙亂以貞信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逮春秋之世四百餘年禮教陵夷衛興新臺之刺齊有南山之行魯以秉禮之國再世女禍文武之家法盡矣吾夫子作春秋內大惡諱而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于穀如齊師享祝邱繁稱不殺豈非著其淫泆不道爲世鑒哉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是以春秋卿大夫家咸淫姣失行外于禮法通室易內悟不知恥春秋大書紀叔姬宋共姬之卒蓋欲撥亂世反之正而或謂叔姬不當歸鄫共姬女而不婦聖人書之以示譏一何刺謬乎余攷孟堅遺意將春秋列女區爲三等最上節行其次明哲下則縱恣不度因而亡國喪家戕夫殺子者有之嗚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衛夷姜宣姜齊姜辨

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說者因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愚嘗反覆核其年而知左氏之誣也據閔二年傳惠公之卽位也少杜註謂蓋年十五六宣公之在位止十九年而朔尚有其兄壽則奪伋妻之事計當在卽位之元二兩年伋年可娶亦必當十五六而宣公之兄桓公凡十六年而爲州吁所弑則烝夷姜當在桓公卽位之初年矣凡先君之妾媵嗣君當嚴閉深宮無有他公子得濁亂宮掖者而宣公爲公子時又出居邢遠寄他國無由得近借令有之亦當

閟不令宣何乃顯然屬諸右公子猖狂無忌如此且夷姜何人當卽莊姜之姪娣也而右公子卽宣公之兄弟莊姜嚴正惡州吁之好兵豈反不惡宣公之淫亂而石碏老臣謀國手定州吁之難創深痛鉅豈有迎穢迹彰聞之公子而奉以爲君此萬萬必無之理至獻公之于齊姜事尤不類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係晉獻公之十一年若申生是烝武公之妾所生想當莊卽位後年不過十歲重耳夷吾必當更幼以三稚子守宗邑與邊疆適足啟戎心而使民慢何謂威民而懼戎又僖二十八年杜註謂重耳年十七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合共三十六年至此年四十據此則重耳守蒲時止六齡耳尤不可當重任觀楚子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時楚子年已五十而謂人四十者爲天假之年可乎案史記重耳奔狄時年四十三歸國時年六十二則城濮之戰年已六十六與左氏假年之說相符合計守蒲時年三十二矣而申生居長則其生當在獻公爲曲沃世子時是時武公暴起方圖并晉志意精明豈有縱其子淫昏之事卽使有子豈宜復立爲太子唐之高宗不聞于太宗之世而先通武后也竊意夷姜齊姜皆二君未卽位時所娶之適夫人後因寵衰見廢橫加之罪左氏因丕甚之耳史記俱不及烝淫事于衛則曰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于晉則曰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史公亦喜談女德者而于此二君則母曰夫人子曰太子絶無曖昧不可道之事此尤信而可徵者也夫宣公奪子婦獻公惑驪

姬以致大亂幾亡國俱無足深道獨惜伋子之兄弟爭死申生
不敢明驪姬之過爲千古之純孝而其母蒙不韙之名不得不
爲之辨爲考其年之先後而論著之如此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武進劉淇番禺黎永樞新校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詩石經毛詩殘字　見王侍郎昶金石萃編

經文起鵲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訖二子乘舟願言思子不瑕
不害毛傳鄭箋起尊位故以興焉訖有何不可而不去乎　全文不錄
　今取經序傳箋之與明北監本注疏有異者條列于後　監本作而
鵲巢維鳩居之箋鳴鳩因鵲成巢而居之　監本作居有之　諭猶國
君夫人來嫁　監本無諭字　百兩御之傳送迎之車皆百乘　監本作送御
箋是子如鳴鳩之子　監本是下無子字
采蘩序箋共祭祀者　監本共作奉　于沼于沚傳于於也沼池也　監本無也字此下凡傳箋中也字監本公侯夫人執蘩采以助祭
　無者皆仿此無闕文義故不備錄

祀監本采作棻箋同又祭下無祀字　夙夜在公箋早夜在於公事監本無於公二字　禮記曰今本無曰字　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傳舒遲貌也監本無貌字　言事有儀監本作箋夫人釋祭去事　之失監本疲作罷　草蟲序注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也監本此序無箋此三句乃經文首章首二句之傳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監本作蠜經文阜螽字箋草蟲鳴而阜螽躍而從也監本無阜螽蠜螽也監本作跳字也監本無　之監本鳴下無而字　猶男女嫁時監本嘉時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傳猶有歸宗之義監本無猶字　箋謂在塗之時也監本無之字　在塗之時監本無二字　亦既覯止箋既覯謂已婚禮也監本婚作昏後凡婚字皆仿此下無禮字　言采其蘩箋猶今之行嫁者監本猶下有已字行下無嫁字　采蘋序注全用箋語此下凡序注皆倣此十有五年而笄監本無年字　今既嫁而



爲大夫妻監本無而字　能循其所爲女子之時監本無所字　可觀之事監本作所觀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蘋傳蘋大萍也監本作大萍　沈曰蘋浮曰藻箋芼之以蘋藻監本傳無此六字惟篇首序下引陸氏經典釋文韓詩云沈者曰藻浮者曰藻監本作芼用蘋藻　此祭祭女所出祖也監本祭字　維筐及筥于以湘之傳員曰筐方曰筥婦人祭事不重之字　于以湘之維錡及釜監本作亨　傳錡釜也監本作鉶同　箋是鉶羹之芼也監本鉶作銒　宗室牖下傳宗室大宗之廟也監本無大宗　尸之有齊季女誰其尸之有齊季女監本作箋此祭禮唯君使有司爲之監本無禮字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傳必先醴之於宗室監本醴下箋云非醴也父醴之二醴字並同　箋主婦設羹者監本無婦字　祭禮主婦設羹教成祭之監本祭禮作祭事祭之作之祭　更使季女者成婦禮監本成下有其字　其齊盛益以黍稷監本作粢盛

甘棠序注食菜於召監本菜作采後封於燕監本於作于召伯作芺箋芺草舍也監本此四字是傳非箋重煩勞百姓監本重上有不字國人被其德而說其化監本無而字

行露序注此殷之末世監本作世世此避唐諱缺筆後凡世字皆仿此豈不夙夜箋夙夜早暮也監本無夜字謂道中必之露太多監本無必字太作大故不早早行耳監本無早早二字彊暴之男監本彊暴上有今字仲春行事必以昏昕之時監本無仲春之時四字誰爲女無家何以速我獄傳獄訟也監本作埸也箋云汝汝彊暴之男變異也監本汝作女後凡汝皆仿此作女物有相似而不同者監本物作者字物有與事有似而非者監本物下有字士師當審也監本士師下有所字室家不足箋云幣可以備也監本無以字室家之道不足謂不以媒妁之言監本無之道不以四字不知六禮之來監本



作不和何以穿我墉傳視墉之穿監本墉作牆推其物類監本無物字亦不女從傳不女從監本無女字羔羊素絲五紽傳古者素絲以黃裘不失其制監本黃作英退食自公委蛇箋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監本於公上有從字故可自得公食也監本無公食二字羔羊之縫傳言縫殺之大之與小監本無之與二字得其殺也監本作得其殺字般其羣傳般般雷聲也監本不重般字雷作靁下凡傳箋雷皆作靁字猶雷之般般然而發聲於南山之陽也監本無之而南也四字何斯違斯莫敢或遑傳何何此君子也監本不重何字箋所命之四方監本無四字無敢或閑暇之時監本無之字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箋爲君使功業未成監本無業字歸哉歸哉者監本無者字在南山之下箋云

下謂山足下也監本無下也二字
標有梅其實七兮箋謂女年二十監本無年字求我庶士迨其吉
兮箋嫁者眾士也監本嫁者下有之字眾士下無也字善時謂女年二十雖夏
末大衰也監本無女字標有梅其實三兮箋此夏向晚梅之
墮落若多在者餘三也監本向作鄉墮作隋若作差也作耳迨及今兮監本及作其
頃筐塈之箋謂夏之已晚以傾筐取之於地也監本夏下之字脫下以字
未也字俱無迨其謂之傳則不待禮會而行之監本行之下有者字所以蕃
育人民也監本作人民此避唐諱鉄筆後凡民字皆仿此不待禮會而行監本而行下有之者
二字時雖不備監本時下有禮字相奔亦不禁也監本無亦字小星序注
謂禮有貴賤監本有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傳嘒微貌也監本作微
貌無也字則列宿更見之監本之二字宴命不同箋不敢當夕監本敢
字維參與昴傳昴留也監本也箋亦同箋猶諸妾雖賤與夫人亦
進御於君也監本無此二語抱衾與裯實命不猶傳裯單被也監本作禪
被箋以待進御之序也監本也字不若亦言尊卑異數也監本無數
字江有汜序嫡亦自悔者也監本者字序注而不得心望也監本
作心望之江有汜傳江水決而復入爲汜監本無江水而三字箋然而並流
似嫡勝宜俱行之監本而作得無之字三章同之子于歸監本無于字箋云之子
是子謂嫡也監本之子下有是子也三字江有渚傳水歧或曰渚監本作
渚無曰字箋江水流而渚水留監本渚下無水字使已獨留而不行監本無而
字其後也處箋嫡亦悔過自止監本無亦字江有沱傳沱江水之
別者監本無水字箋岷山導江監本唐諱改岷從氏其嘯也歌箋嘯
者蹙口而出聲也監本無者也二字嫡有所思而說爲之監本無說字以

自解說之也監本無之字

野有死麕序注無禮謂不由媒妁麕幣不至劫賁以成婚謂紂時之世也監本無禮下有者字謂作爲賁作脅婚作昏無時字世作世無也字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傳羣畋之所獲監本畋作田無所字箋裹野中者所分麕肉監本野中下有田字吉士誘之傳誘導也監本也下箋同箋欲吉士使媒人導成之監本無欲字野有死鹿白茅純束箋及野若有死鹿監本無若字非獨麕肉也監本無肉字純讀爲屯也監本爲作如無也字舒而脫脫兮傳脫脫舒貌也監本舒作徐遲無禮二字箋又疾時彊暴之男相劫賁也監本疾時下有失字賁作脅無感我帨兮箋弃走節則動其佩飾也帨音稅也監本弃走上有箋云二字下有節下無則字帨音稅也四字全無何彼襛矣序以成肅雍之德也監本雍作雝下並同注繪總監本繪作繢何彼襛矣唐棣之華傳襛由戎戎也監本由作猶箋王姬往乘之車監本無之字車下有也字言嫁時始乘車監本言下有其字則已敬和矣監本無矣字維絲伊緡監本緡作緡此避唐諱改昏從昏傳同箋何以爲之子乎監本無子字以絲爲之綸監本作以之爲監本無之字以善道相求之監本無之字

騶虞序則人倫既正監本無則字發而曩五豝監本則作射下有者字五豝一發五豵也監本無豝字一發五豵箋豕生三歲曰豵監本無歲字

騶虞箋于嗟嘆美也監本作一美之也

柏舟序仁而不遇監本作仁人不遇注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監本近小人上有君字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傳亦汎其流不以濟渡也監本作亦汎汎其流重汎字箋舟濟渡物監本濟作載物下有者字今不見用監本無見字與羣

小竝列監本作而與耽耽不寐傳由儆儆也監本作猶由箋言仁人既不遇監本遘作遇以遨以遊監本無以字我心匪鑒傳鑒所以容形也監本容作察此缺筆避孟知祥祖諱箋同後仿此箋我心匪如是鑒也監本匪作非無也字亦有兄弟不可以據箋以爲是也希耳監本也作者責之不以兄弟之道監本無道不字逢彼之怒傳彼之兄弟監本作彼兄弟我心匪石箋言已心至堅平監本作志至威儀棣棣傳各有威儀爾監本爾作耳箋言德備而不遇監本言下有已字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傳慍怨也監本作怨也箋云悄悄憂也監本無此四字羣眾小人在君側也監本羣下有小字也作者寤辟有摽傳摽亦拊心貌監本無亦字日居月諸箋君道常明如月監本作如日而有虧盈監本而下有月字今君失道而任用小人監本無人字臣下專恣監本臣下作大臣如匪澣衣箋衣之不澣則



濆亂垢辱監本作衣之不澣則憒辱緣衣序注緣當爲褖監本有故字今轉作緣監本無緣字今字緣衣黃裏箋緣兮衣兮者監本緣作褖下緣衣次之今緣衣反以黃爲裏緣皆作褖諸侯夫人祭服爲之下監本無爲字女所治兮箋亦喻其亂嫡妾之禮也監本無其也二字我思古人箋我思此定尊卑監本此下有人字故心善之監本無故字絺兮綌兮凄其以風箋絺綌所以當暑服也監本無也字喻失所也監本喻下有其字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箋妻妾貴賤有序也監本作各有次序也

燕燕序注莊姜遠送于野監本送下有之字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燕燕乙也監本乙作鳦燕之將飛監本作于飛箋于往也監本無此三字遠送于野傳遠送過禮也監本無也字野郊外也監本作郊外曰野箋乃至於

野監本野下有者字　舒已之憤盡已之情監本無兩之字頡之頏之傳飛上頡頏飛下曰頡監本兩飛字下皆有而字箋頡之與戴嬀監本頡作頏頏遠送于南傳陳口衞南陳下闕一字監本陳在衞南也　實勞我也監本作實勞我心此似筆誤實是也監本無此三字本經典釋文語非毛傳　其心塞淵監本作淵此避唐諱缺筆作淵傳同　傳仲氏戴嬀字也監本無氏字　箋任者以恩深相親信也監本無深字孝友陸姻任恤也監本姻作婣

日月序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監本無而作是三字　日居月諸箋以治國之常道也監本之作者　逝不古處箋甚爲其初時也監本爲作違　寧不我顧箋云寧猶曾也復云字衍監本無　是其所以不能定貌也監本貌作完　逝不相好傳不及我以恩相好也監本無恩字　寧不我報傳我盡婦道而不得相報監本無我相二字　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



親之如母監本親上有又字　乃反養遇我而不終也監本無而字　報我不述箋不循者不循禮也監本作不述不循禮也　終風序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監本脫而字唐石經與此同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傳笑侮慢也監本作侮之也箋云既競日風矣監本競作竟　而又有暴疾之風監本無有字末無之風二字　喻州吁之不爲監本作爲不善如終日風之無休息監本無日字休息作休止　而其間又甚惡監本作又有甚惡　視莊姜則反笑也監本作笑之　是無敬之甚也監本敬下有心字末無也字　中心是悼箋云悼傷也監本悼下有者字無傷也二字　傷其如是然而已監本而已下有不能得而止之六字　惠然肯來箋云惠順也監本無此三字　不欲見其謔也監本其下有戲字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箋既競日風作竟監本競　且復曀不見日監本日下有矣字　而又曀也監本作者　喻州吁之闇亂甚也監本無之字　願言

則嚚箋我則嚚矣監本矣作也此古之遺言也監本言作語

擊鼓序注將兵伐鄭先告陳與宋監本兵字無宋殤公之卽位監本位下有也字夔邑以賦監本作敝則衞國之願監本有也字願下伐鄭在魯隱公四年也監本無公字也二字踴躍用兵傳使衆踴躍用兵也監本有皆字踴下箋謂始治兵也監本治兵作調兵時也士國城漕箋或修士功於國或修治漕城監本修士功作役治作理修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傳從孫子仲監本從字無公孫文仲也監本上有謂字平陳與宋也監本無也字仲字也監本無子也平陳與宋監本與作於夔邑以賦監本作敝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箋不與我歸者監本作期憂也監本作之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有亡其馬監本馬下有者字箋今於何居也監本作乎于林之下箋當於林下監本作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川監本作山林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箋生也死也監本作死也也生也我與子成說愛之恩監本成下有相字志在相救者監本作志在相救也不我活兮傳不我生活也監本不下有與字箋軍事弃其伍約監本弃作棄棄字從世字皆仿此下無伍字離散而相遠監本而字無而字也監本作極也箋嗟其弃洵監本無其字極也

凱風序注成孝子自責之意也監本成下有言字凱風自南傳凱風樂夏之長養也監本無也字凱風二字未無凱風二字凱風上有興者以三字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傳夭夭盛貌也劬勞病苦也監本貌下無也字箋天天喻七子監本天天下有以字吹彼棘薪傳棘薪言其盛就其成就者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箋母乃有敝智之善德監本作知監本智作我七子無善人而能報之監本而字無故母氏不安

我室監本無氏字　故去嫁也監本作欲　故在浚之下傳言有益於浚人也監本無人也二字　載好其音箋與辭令順也監本有其字　雄雉序故作是詩也監本無故也二字　洩洩其羽監本洩洩作泄泄避唐諱改傳同　我之懷矣自詒伊阻箋弊由是也監本由作猶　君子行如是監本子下有之字　我安在其朝而不去監本無下上在字　展矣君子箋訴於君也監本作愬君子也瞻彼日月箋視日月之行監本無視字　迭往而迭來監本而字作可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可謂爲有德行而君子監本爲德行事　或有所遺監本無此四字　女怨之故問此監本從女怨故問此焉

匏有苦葉監本葉作葉中從世避唐諱作葉下傳箋同　傳匏謂之瓠葉苦監本匏謂之瓠苦　瓠瓠匏葉苦箋匏葉苦監本匏作瓠　謂八月之時時陰陽交始可婚禮監本

時字不重爻字下有會字可字下有以爲二字深則厲淺則揭傳由帶以上爲厲監本由上有謂字上字下有也字無爲厲二字　由膝以下爲揭監本此六字揭者揭衣也監本作揭褰衣也　淺則揭以男女之際監本以作矣屬上句　箋既以深涉記時監本作深　喻男女才性監本男下有之字　爲之求妃偶監本偶作耦　有瀰濟盈濟　傳水人之所難也監本水上有深字　箋喻犯禮深矣監本矣作也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傳連禮義不由於道監本連作違於作其　由雉鳴而求其牡矣監本由作猶鳴下有而字　箋渡深水者必濡軌監本濡下有其字　雌鳴反求其牡監本雉作雊　雊雊鳴鴈旭日始旦監本雊雊作雉雉傳同　傳旭日白始出監本無白字　大昕之時也監本大字上有謂字末無也字　似婦人之從夫監本之字　故昏禮用鴈監本作焉　迨冰未泮箋謂正月中以前監本無故字　昏監本無中字末有矣字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無謂字末有也字　二月中可以昏

傳舟人之子主濟渡者也監本無之子二字箋舟人子號名當濟渡者監本舟人下有之字二字由媒人之會男女之無夫家者監本由字當下無濟字媒人作猶男女下無之字使爲配匹也監本使下有而我獨名之監本無而之二字配作妃而我獨否之監本無之二字涉卬否卬須我友傳我猶待之而不涉監本猶作獨貞女不行已知之監本無已知之三字

谷風序注新昏新爲昏禮監本作新昏者新所與爲昏禮習習谷風傳習習和舒之貌也監本無之也二字室家成則繼嗣生監本則作而黽勉同心傳言黽勉思與君子同心也監本黽勉下有者字非夫婦之所宜也監本無所也二字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箋然而根莖有美時監本根上有其字下無莖字采之者不可以根莖惡之時并弃葑也監本無莖之二字弃下有其字喻夫婦禮義合監本夫婦下有以字顏色親監本顏色下有相字弃其相與室家之道也監本無室家二字道作理末無也字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遲遲舒行貌也離也監本貌下無也字有違字箋云違猶徘徊也監本無違猶二字徘徊作徘徊下同不遠伊邇箋不能遠唯近耳監本唯作維誰謂荼苦箋而君子遇於己薄之苦毒監本無遇以比方之監本無以字燕爾新昏監本燕作宴傳同經下同涇以渭濁箋涇水有渭監本水下有以字特正貌也監本特作持無字已之持心監本作持正因取以自喻也監本也作焉不我屑以箋當家之室也監本作當無作毋逝我梁監本無作毋下同箋同遑恤我後箋皇暇也監本皇作遑後壯所生子孫監本孫下有也字方之舟之箋方柎也監本柎作附何有何亡黽勉求之箋亡求有之監本無之字凡民有喪箋凡民有凶禍之事監本凡字下有於字況我於君子之家事難易監本難易下有平字不以我能慍監本無以字箋君子不能以見驕樂我監本見作

恩賈用不售箋我脩婦道以事之監本以作而如賣物不售者也監本物下有之字無者也二字昔肯恐鞫監本鞫作鞠上有肯字箋昔我幼稺時恐至老窮匱監本稱下有長字匱下有乏字無所避也監本避作辟既生既育箋既育其財業監本無其字又既長老監本老下有矣字言惡之甚也監本之作已我有旨蓄傳貌美也監本貌作旨鬻窮苦之時監本無言字鬻作鞠有洸有潰箋而無溫潤之色監本無而字不念昔者箋不念往者年稺監本作往昔年稚式微胡爲乎泥中傳泥中衞下邑也監本無下字旄丘序注今稱伯者監本今曰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傳如葛延蔓相連也監本作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箋土氣暖監本暖作緩何多日也箋可以來而不來監本以字作而汝曰數何一多監本作女曰數何其多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箋我君何以處此乎監本處下有於字必以衞有仁義之道故監本故下有也字責衞今不行仁義也監本無也字必有以也傳必以功德也監本以作必必以衞有功德也監本德下有故字又責衞今不務功德監本務作必以有功德也監本德下有也字箋匪車不東箋汝非無戎車乎監本無作有流離之子傳流離鳥名也監本無名字始於愉樂監本於作而哀如充耳箋無所聞知如人之耳聾監本知字下有也字無如字簡兮序仕於泠官監本泠作伶注同方將萬舞傳用之於宗廟山川監本無於字箋萬舞干舞監本作干羽下有也字在前上處箋周禮太胥監本胥作大作大以待致諸子監本作致舍菜合舞也監本菜作采無也字碩人傎傎傳碩大德也監本碩下有人字有力如虎傳有文章也監本無也字成於遠監本末有也字赫如渥赭傳祭有畏煇監本畏作畀箋碩人顏色赫然

監本顏作容

泉水靡日不思箋無一日不思也監本作我無日不思聊與之謀箋聊且畧之辭也監本畧作署下同末無也字飲餞于禰箋通衢之道所經監本通作適遄臻于衛箋疾至於衛而反監本反作返我思肥泉傳所歸異於肥泉監本於作爲思須與漕箋故又思也監本作思之出門監本作北門此蓋筆誤出自北門傳背明向陰也監本向作鄉末無也字謂之何哉箋謂人事君無二志監本作詩人我入自外箋我從外入監本外下有而字

北風北風其涼箋使民散亂去也監本無去也二字惠而好我箋性仁愛人監本無人字其虛其邪箋其政威儀監本作其其故今皆以爲急刻之行也監本也作矣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箋猶今之君臣相承爲惡則如一監本無之則二字

靜女序注遺我以彤管之法監本法作灋後皆仿此愛而不見傳言志往而行止監本作行正貽我彤管傳女史書日月監本書下有其字箋亦仿此則以之金環退之監本以下無之字悅懌女美監本作說懌自牧歸荑傳茅之所生也監本所作作說懌女史以之說懌監本說作懌始箋茅潔白之物也監本潔作絜後仿此可以共祭祀也監本共作供末無也字

新臺鴻則離之箋鴻乃鳥而反離焉監本作也

二子乘舟序傳二子伋也壽也監本作伋壽也宣公爲伋取於齊齊女而美監本齊字不重汎汎然迅疾而不礙危也監本無危字中心養養傳養養憂愁監本愁作然不瑕不害監本作瑕有害箋我念思此二子之事監本思念作之

大宗間代立後議大興朱學士筠著

儀禮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何休公羊注曰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嫡之本也小宗者繼禰者也大宗者繼其始祖者也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明乎繼禰者不可以為人後也又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明乎宗子之族人皆可以後宗子者也宗子在殤而死如之何曰以殤子之族同昭穆者後殤子之父而為殤子服兄弟之服傳曰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也言殤子無為人父之道而大宗不可絕也宗子殤而族人之同昭穆無在者如之何曰宗子在殤而既冠昏矣有成人之道可勿殤也不然其擇諸殤子之兄弟之子以為殤子之父後乎古之人益有間代以立後者不獨後其子父而已雖曾祖高祖可也此禮之變也晉書荀顗傳無子以兄孫徽為嗣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議以為宜且曰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為礙也雷次宗釋喪服為人後者之文以為不言為所後之父者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次宗與琦所言可謂達禮之變矣或曰殤不立後疑無母也間代以立後不疑於無父乎曰宗子者繼祖者也去其父而為族人之子且為之服斬衰三年者凡為祖故也夫惟虛其世以立之後而不使或紊乎昭穆之次序然後可以傳宗祀之重而收族之道於是乎在收族所以敬宗敬宗所以尊祖又何疑於無父乎苟不通乎禮意之變而堅執乎疑無父之說則大宗或可以無後大宗無後其絕之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一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武進劉淇番禺黎永椿新校



皇清經解一千三百八十二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袒裼襲說　無錫蔡司務德晉

古人衣服之制親身則以布爲襯身單衫于祭服謂之明衣論語齊必有明衣布是也但行禮皆當服明衣不特祭爲然故皇氏謂朝服亦先以明衣襯身以士喪禮明衣裳用布推之可見也于燕居謂之澤秦風豈曰無衣與子同澤鄭箋澤褻衣近汚垢朱注澤裏衣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是也單衫外有襦衣內則衣不帛襦袴張橫渠謂襦今之襖子袴今之褲是也襦衣之外賤者有袍秦風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玉藻縕爲袍梅誕生以袍爲長襦是也貴者則有裘賈洛州謂冬時襯生單衫

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是也裘之外有正服正服者行禮時則服禮服燕居則服深衣也論語緇衣羔裘緇衣者朝君之正服鄭風緇衣之宜兮是也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是深衣爲燕居之正服也但古人著衣之節其變有三曰袒曰裼曰襲袒者捲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裼者捲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復衣也或既袒而襲之或既裼而襲之也在衣曰袒在裘曰裼故裼有袒義吕與叔云袒謂之裼不袒謂之襲是也袒有左右禮事則左袒刑人則右袒裼則左右皆裼故大射儀士喪禮皆言左袒觀禮侯氏待罪言右肉袒而聘裼襲不言左右也袒有惟捲正服之袖而露其裏衣者鄉射禮記所謂袒纁襦袒朱儒也有并捲裏衣之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裼則惟捲正服之袖以露其裘而已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言狐白裘上加錦衣爲禮服而袖必捲起以露出裘也又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襲揜也禮服之袖捲起則裘之美露見于外不捲而揜蔽之則裘之美充塞于內也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褒元綃衣以裼之孔疏取熊氏說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綃綺屬也夫六冕及爵弁皆禮服之正也以是爲裼則郝仲輿謂古裼衣卽是冬月之禮服豈不信乎檀弓云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蓋裘之上爲禮服捲其袖而露出裘謂之裼袖不捲而揜蔽其裘謂之襲裘當裼以行禮之時則裼而不得襲當襲以行禮之時則襲而不得裼表記所謂裼襲不相因也凡既袒者必襲袒不可常也裼者不

必襲而既襲者必裼故君善謂朝祭之衣以裼爲常故當盛禮則襲以爲敬而盛禮畢則裼而復其常也合大射士喪聘禮曲禮檀弓玉藻之文考之而袒裼襲之義可覩矣

古人冬月衣裘裘上加正服其正服有裼有襲裼者兩袖微捲袒裼解辨無錫蔡司務德晉

起以露裘之美襲則下其所捲之袖而已乃先儒之論裼襲紛紜舛錯計其謬訛凡十有六皆可援經傳以正之有謂裘外之衣有二重裼衣一重襲衣一重者鄭康成賈沿州吳草廬敖君善郝仲輿梅誕生萬充宗之說也有謂裘外之衣三重裼衣一重襲衣二重正服三重者孔仲達方性夫陳可大林次崖徐伯魯之說也夫古人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緇衣羔裘緇衣謂朝君正服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袪元綃衣以裼之孔疏引熊氏說以爲六冕及爵弁之色皆禮服之正也以其裼而露裘謂之裼衣亦曰裼裘以其襲而揜裘謂之襲衣亦曰襲裘其實裘外止一正服也安得或岐而爲二或岐而爲三乎其誤一也古人不以裘爲正服故于裘上加正服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即秦風所謂錦衣狐裘錦衣之上未嘗更有衣也鄭康成乃謂錦衣復有上衣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賈沿州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孔仲達則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夫鄭賈以襲衣爲正服則裼衣安所用之孔氏以正服在裼衣襲衣之外則裼襲二衣又安所用之況裘內有袍澤之屬裘外有正服而其間又有

褖襲二衣則重累臃腫甚矣何以能勝周旋百拜之禮詩言衣錦絅衣裳錦絅裳乃婦人之服亦非以褖褻也鄭氏乃據之以証褖襲之制不亦支離附會已乎其悞二也郝仲輿云古人褖衣即是冬月禮服又云裘外褖衣即是朝祭服非褖衣之外又著朝祭服萬充宗云玉藻云君在則褖夫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褖衣即朝服聘禮既聘而享賓主必褖以將事則褖衣即禮服推此凡裘外之褖衣皆禮服矣此說自不易然褖衣既爲禮服必當著于外豈可服加他服以揜之孔子緇衣羔裘不聞更有何服以揜緇衣玉藻元綃衣以褖之不聞更有何服以揜元綃衣也郝氏乃云褖衣上又著則爲襲又云褖衣之外又以衣揜襲是有事示變者萬氏則云經不詳褖衣之制疑即深衣也衣裳相連全體深邃服之以揜蓋褖衣又云加深衣則曰襲不加深衣則曰褖夫深衣乃燕服玉藻所謂朝元端夕深衣深衣所謂善衣之次鄭康成亦謂深衣所以襯禮服安得反加于禮服之上乎聘禮行聘之時賓主皆襲既聘而享賓主皆褖如萬氏說聘禮盛大賓主尊嚴之際反服深衣享禮稍殺反服禮服是深衣反尊于禮服也何以爲善衣之次乎萬氏又解大裘不褖云郊時王衣大裘裘衣以褖之裘衣外更襲以衣是之謂充美夫郊祀大典裘衣盛服乃反加深衣以覆蓋之不已褻乎其悞三也正服一也而褖襲則隨時異宜表記云褖襲不相因者謂先褖而遇當襲之時則襲先襲而遇當褖之時則褖未嘗相因而不改也孔仲達曲禮疏乃云去

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裼萬充宗云去襲衣曰裼加襲衣曰襲郝仲輿云單衣曰裼重揜曰襲應子和云交錯而相易曰裼層叠累沓而揜覆曰襲又云裼襲異宜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不以襲衣而因爲裼不以裼衣而因爲襲如諸儒說則當裼時必脫去襲衣當襲時必復加襲衣也不思聘禮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裼降立授受須臾不下堂不入次易服于何所乎射喪諸禮言袒襲者皆忽袒忽襲豈得於行禮之所忽而脫衣忽而著衣乎其候四矣呂與叔云袒謂之襲蓋裼有袒義故經傳恒以袒裼並言詩袒裼暴虎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是也但袒有二禮事左袒刑人右袒而裼則左右皆裼故大射士喪言左袒觀禮言右袒而聘禮於裼不言左右也鄭康成注大射云言袒者左免衣又注聘禮云凡袒裼者左孔仲達曲禮疏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故鄭氏謂裼者左袒也敖君善聘禮注裼著偏免上衣見裼衣此裼亦左爲之如鄭孔敖氏之說則裼亦如袒之有左右而禮事惟左裼矣何以左右袒見于經于史而左右裼並不見于經史乎且裼以露裘何以獨露左袖而不露右袖乎其誤五矣袒裼之別在裘曰裼在衣在體皆曰袒在體之袒袒衣而露臂所謂內袒也在衣之袒袒外衣見裏衣所謂袒朱儒袒縗儒也裼則惟袒外衣以露裘而已孔仲達陳可大乃云或裘或葛其上皆有裼襲二衣夫裼襲止施于裘豈得兼葛言之耶其悞六矣玉藻云裘之裼也

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言裼則裘之美見于外襲則裘之美充乎內裼言裘襲裘矣萬充宗則謂于裼曰裘之裼裼在裘外也于襲曰服之襲襲在服外也豈知言裘之裼舉裘以見外之有服言服之襲舉服以見內之有裘乎乃斷以爲襲在服外其悞七矣見美充美本指裘之美而言鄭康成乃云袒而有衣曰裼孔仲達謂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如皮弁之屬揜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又云裘之裼者裼衣上雖加他服有開露裼衣而見裼衣之美服之襲者謂所加上服揜襲裼衣而覆蓋裼衣之美故君善亦云襲謂襲上衣不見裼衣也夫羔裘麑裘之類可言美若緇衣素衣之屬何足言美況以見美充美爲裼衣之美則是裼襲在衣不在裘而何以言裼裘襲裘也其悞八矣古人衣領之制惟深衣篇曲祫如矩以應方鄭注祫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吳草廬乃有禮衣直領深衣曲領之說又云裼裘者裼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裼衣也襲裘者裼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揜蔽裼衣也林次崖徐伯魯宗其說又謂裘外之衣有裼襲及正服三重裼與襲全在第二重襲衣有直領曲領二者之異惟所當而服之夫如吳氏說襲衣即正服而有直領曲領二者則行禮或裼或襲必易服從事如林氏徐氏說襲衣有直領曲領二者而其外猶有正服則裼與襲必先脫去正服更換襲衣乃復著正服不尤迂滯乎且直領曲

領之別經史亦無明文可據也其愼九矣諸儒雖以褖襲爲二衣未有能言二衣之異制者宣城梅誕生始云褖衣乃半袖單衣加于裘之上襲衣乃有袖全衣加于褖之上如其說則行禮時忽褖忽襲而襲衣亦必忽脫忽著矣且行禮有褖時有襲時是褖與襲俱爲禮服以禮服而止半袖可乎況半袖之說亦屬無稽其誤十矣褖以見裘之美卽以爲見褖衣之美亦必襲衣上無正服褖衣始露見耳方性夫乃謂襲衣之上有正服所謂褖衣者未嘗無褖由揜以襲衣故謂之襲夫襲無論矣所謂襲衣者未嘗無褖由揜以襲衣故謂之褖言之襲衣既揜褖衣于內正服何以能露褖衣于外若此孔仲達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褖衣之說而襲衣與正服俱開露以見褖衣之美者止一正服足矣何必有褖襲衣則欲見裘之美者亦止一正服足矣何必有褖襲二衣有褖襲二衣必三重俱袒乃能見裘之美無褖襲二衣惟袒正服亦足見裘之美然則此二衣不誠贅設乎其誤十一矣褖裘之法不過捲起兩袖檀弓鹿裘衩褖之可也衩袖口也言鹿裘外之服微捲起以露鹿裘袖口可也萬充宗謂喪中之袒捲起衣袂而露其臂襲則揜之愚則謂凡袒與褖皆捲起衣袂不止喪中之袒而已賈洛州乃謂褖者袒衿前上服見褖衣萬充宗又謂古人禮服皆直領無襟裘上衣褖衣胸前裘色自然微露如袒者然皆臆說也鄭孔既以褖爲左袒矣聘禮注又以爲褖者免上衣見褖衣曲禮疏又云去

體上外服見在內裼衣則似裼爲脫去襲衣矣又云開皮弁及中衣謂之裼則裼又似開露前衿矣皆騎牆之見也陸稼書云襲裘不入公門孔疏裼襲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然不言何據露法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也此又胸無定見徘徊兩可不知行大禮時自有一定之制非可二三其說也其說十二矣士喪禮左袒賈洛州以爲袒左袖孟子袒裼朱注以爲露臂古人之袒如是而已至佛氏始有偏袒右肩之語梅誕生云袒偏脫衣則是佛氏之袒非古人之袒也又云凡獨言袒但去襲而露裼言袒裼則并去裼而露肉此說近之而未盡當云言裼則去裼而露裘言袒裼則并去裘而露肉若獨言袒則惟去衣而露肉也如是義理方足而去之之言尚不能無病其說十三也衣有袒襲見射禮及喪禮裘有裼襲見聘禮正可參考以明其義士虞禮言尸謖袒敖君善謂外卷其袂以出臂此正袒之法亦即是裼之法萬充宗乃謂裼襲不得與袒裼相混喪虞射禮之袒襲與裼襲不同又與袒裼不同亦不可混而以先儒註裼襲皆不免與袒裼混爲病不亦好爲離截而無當乎其誤十四也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橫長袪袪裼之可也葢喪至期而練其時有功衰爲禮服以象吉時元端有練衣以爲燕服以象吉時深衣練衣之制黃爲裏淺絳色爲緣冬時以鹿皮爲裘而橫長其袖衣于身爲縱袖于衣爲橫未練之時袖皆短至此則長之也袪裼之者鹿裘外

加練衣則卷起練衣之袖以露鹿裘之袖也如鹿裘上加功
裘裘袖短亦露鹿裘之袖陳用之所謂褖受服以見鹿衣之
美也故鹿裘上惟加一服行禮時則加功裘燕居則加練衣
孔仲達以練衣爲中衣而謂是時外有裘內有練中衣中衣
內有褖衣褖衣內有鹿裘仍是三重之說其慤十五也古人
之衣內有襯身單衫及襦袴皆褻衣也褻衣上不可遽加朝
祭之服故必有中衣以間之春秋則以深衣爲中衣夏則以
葛爲中衣冬則卽以裘爲中衣蓋著在褻衣禮衣之中間謂
之中衣非有定制也孔仲達乃以襲衣爲中衣則中衣在裘
之外玉藻疏又引皇氏語謂夏則中衣之上加葛葛上加朝
服冬則中衣之上加裘裘上加朝服則中衣又在裘之內皆

不知何衣也其慤十六矣此十六慤解各是其是各非其非
合而辨之不惑于此必惑于彼而褖襲之義幾于隱矣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解　大興宋相國翔

孟子不受齊王之召見而託疾不朝及明日出而王使來仲子
飾詞以對又爲要路之請孟子不聽則徑歸耳歸而不肯朝之
跡自著何不得已哉趙岐注云孟子迫于仲子之言不得已而
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
丑氏朱子集註無釋後之講家乃皆以孟子爲終不朝而不得
已三字懸而無著心竊疑之夫孟仲子孟子之從弟而受業者
也以其對其要爲非則斥之可矣何嫌何迫況旣迫其言而無
歸又何達其請而不朝乎是兩無處也旣不朝矣齊王怪而究

其故則不召之義自可徐陳又何不終日而亟白于景丑氏耶
蓋聖賢之言動不遠人情前者齊王就見寒疾之詞本婉而孟
子不幸有疾之拒亦晦及明日出弔以使之聞之乃問疾醫來
既近于禮而趨造之對要路之請又迫于信必矯而拂之非情
也此不得已而遂朝也既朝則前次之一辭一弔俱屬無謂故
不得已而申其說于景子也鄙意以為不得已實兼此二意然
苦無以為質偶檢儀禮鄉飲酒禮疏引孟子公孫丑篇齊王召
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于大夫景丑氏之家云云不
覺狂喜乃知唐賢賈公彥早作如是解眞先獲我心矣故讀書
者不可執一自蔽而不深思參考也

孔子不出妻解　大興朱相國珪

有問于子曰孔子出妻之事有諸子曰傳者之譌也何以證之
吾會譌衢州孔廟有子貢手雕楷木聖像暨聖配幷官夫人像
其家世祀之夫出則與廟絕其後人何為而世祀之也曰孔氏
三世出妻之說不然乎曰有之其一叔梁公也施氏無子而出
是孔子之嫡母也其二謂伯魚所謂子思之母死于衛子思哭
于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乎其三為子思
記曰子上之母死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
指孔子喪出母施氏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伋則安能是也若
孔子亦出妻則是四世出妻矣故曰傳者譌也然則記稱伯魚
之母死期而後哭夫子曰誰也門人曰鯉也子曰噫甚也是何
解與曰父在為母期年屈于所尊也故夫子節之曰伯魚何為

出其妻曰古者不以出爲忌或伯魚死而改適聖人不之禁也總之聖人以五倫示人則必不出妻矣

書孟子四考後　大興朱相國珪

予在杭時海寧周孝廉耕厓以所著孟子四考示予校勘比子將行來索則爲僕人誤束諸書篋矣及到京師耕厓屬蘇生琳趣此稾甚迫已托阮編修元爲子作題辭應之然鄙意本欲有所質于周君故復申之稾謂孟子道不行退而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皆實事也非同莊生之寓言與戰國策之錯記諸國事者故當仍以本書爲據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則孟子之生當在周安王世是矣又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此語發於去齊之歲燕人既叛之後案竹書爲隱王元年丁未竹書以武王十三年壬辰周有天下至是當七百九十六年若以通鑑已卯爲周元年則八百餘九年矣殊不符也閻百詩不信竹書而信史記司馬溫公取竹書惠王改元之事顧氏曰據紀年周愼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也竊謂孟子前二卷即其自叙去就先後本末之跡故始于梁惠王而襄王而齊宣王而鄒穆公而滕文公而魯

平公論世者當以此爲減燕者湣王孟子會再入齊見湣王夫孟子自言久於齊非吾志也而惓惓於王由足用爲善若湣王者烏可與爲善哉又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太公周公始封皆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與子産諸侯一圻之言合而與馬氏千乘之國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周禮封侯以方四百里明堂位魯封方七百里諸說大相徑庭竊謂亦當以孟子爲可信何也孟子與愼子辨而斥其在所損乎若所言不實則愼子將掩口而笑之曰子不聞周制封侯則方四百里乎何不讀周官耶故鄒見以爲周禮疑非周書也況地理古今相距不甚懸絶可案跡而稽也昔奉使道出山東者屢矣自東平州四十八里渡汶河齊魯之交界也十二里爲汶上縣九十里爲兗州府治之滋陽縣又三十里爲中山店又二十里爲鄒縣徑魯境者計不過百二十里耳案今曲阜卽舊魯國都自曲阜而西三十里爲兗州府又西六十里爲濟寧州又西五十里爲嘉祥縣（蔑聃墓在縣西二十五里）又州西北百五十里爲鄄城縣（舊城在縣東十六里魯西境也成四年城郿）是魯之西境得二百二十四里自曲阜而東六十里爲泗水縣又東五十里爲沂州府之費縣在曲阜縣東二百四十里蒙山在縣西北五十里是魯之東境不過二百里自曲阜而南五十里爲鄒縣是魯之南境不過五十里又魚臺縣在府南百七十里武唐亭在縣東北十二里矢魚於棠遠地也又單縣在府西南二百十里魯單父邑是魯之西南二百里而强也自曲阜而北寧陽縣（菟裘在寧陽西北）在府北五十里（魯閟經義叢鈔）

又東北九十里曰鉅平城魯成邑　又府西北九十里汶上縣舊中都

又府北百三十里泰安府是魯之北境百四十里而近案魯之東西約共四百里其南北約共二百里不能方也此則兼并之後所謂方百里者五近之實不過方二百十里有餘耳想其初封益方百里而贏焉馬鄭周禮明堂位之言不如孟子之近確也

周立學古義考　元和顧茂才千里

周大學小學之古義有二鄭君三禮注天子大學一在王宮之東備虞夏殷三代大學之制小學一在西郊爲有虞氏之庠制是所謂周立四代之學是所謂天子設四學諸侯與天子相變大學在西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用殷制俱有明文此一義也

大戴禮保傅大學有東南西北中五學亦見賈子新書漢書賈誼傳東原戴氏校定大戴禮云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云云考諸新書及賈傳緒確之極於鄙人此論亦爲合矣而蔡邕集明堂月令論言此五學皆在明堂辟雍之內者尤詳其小學及諸侯大小學之制未有明文此又一義也二義不同家法固然又何足怪保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鄭禮記注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由鄭氏言之立四代之學於大學一處然則無所二義不同有如此者然則無所謂五學由大戴言之立五學於大學一處然則無所謂四代之學是其所不同者皆在大學漢代諸儒與大戴同而與鄭異者如此而已戴孔氏詩疏臺正義頗詳可覆按也至王肅注禮記則始云天子四郊有學夫肅以前絕無此義也肅之義於古義有二之外不用家法別爲異義者也與古義非有同

也倘曰同於大戴乎則蕭但貌襲大戴五學之名耳其實乃將大戴大學之中學獨當大學之處將大戴大學之東南西北學別置四郊四處而云去都五十里而爲得言同夫然故禮記虞庠遂不得仍在西郊也遂不得不破王制內則經之西爲四也遂不得不解祭義四學爲四郊有小學也於是而其不同於鄭者不唯在大學而更在四郊於是而以之難鄭欲使四郊之義立西郊之義破而鄭注上東上西以及王者相變之宜等說皆將於經無所施其尤巧者在陰背大戴之義而陽借其名欲使諸儒之與鄭異者卽盧植穎容之屬皆將與已爲援與鄭爲敵雖然吾以爲此正蕭之所以心勞日拙也夫大戴之五學在明堂一處而皆爲大學蕭之五學在國中四郊五處而爲一大學四小學



所能貌襲者東西南北中之名而其義固判然懸別全不能襲也吾以爲於此有人焉明其義不惑其名剖析二義所言之處一如此一如彼則蕭義之非鄭義者本易明卽蕭義之非大戴義者又豈難明而倘有可假借哉奈何劉芳上表謂大學在國四小在郊是明以蕭義爲說者也而仍引大戴保傅謂周之五學于此彌彰則誤矣在芳之意以爲彰五學者莫彰於保傅之明文而不思彰五學之非大學在國四小在郊者正莫彰於保傅之明文也獨不觀夫蔡氏明堂月令之論乎其言云易傳大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脫入北學句大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信而貴齒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

大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前後反復數千百言申明明堂共有五學總爲大學之義天下豈有將一明堂隔開五處遙遙散布於國中四郊者哉其無預於芳之大學在國四小在郊可知矣而芳乃欲以彰其五學乎哉是劉石經之學識遠在蔡石經下而深失大戴之義者也芳表又云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則又誤矣夫鄭無所謂五學之義卽無所謂并師保爲六學之義此注云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者因下經靈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及下經此大學之道也立文何嘗有毫釐可證鄭師保之外凡有五學而芳乃欲以大學庠序四字證其所謂大學在國四小在郊者乎不詞亦甚矣是劉又深失鄭之義者也總由誤執四郊之說而不能分析一西一四爲鄭王乖異之大端耳度其所撰三禮義證必同此誤以後崔靈恩言立學有四郊及國中皇侃言四郊皆有虞庠承譌襲舛曾莫審正又按通典五十三引崔靈恩云學制有二一云制與明堂同體一云有四郊及國中是崔但未究鄭義尚不至并於大戴義已勝劉芳矣唯賈孔二君卓然遠見據經注正文定鄭義爲周天子大學東膠在王宮之東小學虞庠在西郊凡三禮內關涉此事者貫串交通了無異說然後鄭義明然後鄭義之非肅義者明然後鄭義之非大戴義者亦無不明嗚呼可謂深識家法有功禮經矣吾願天下之志在明經者篤信之謹守之勿爲他端所淆又以肅義在國中四郊五處不容依託於大戴義之在明堂一處者推見其至隱而分別鄭之義大戴之義與夫肅之自爲肅

義如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以爲觀於此而知明學制之易易也是爲考

釋名略例 元和顧茂才千里

顧千里曰釋名之例可知也其例有二焉曰本字曰易字是也雖然猶有十焉曰本字曰本字而易字曰易字曰本字曰疊本字曰本字而易字曰疊易字曰再易字曰轉易字曰省疊易字曰易雙字本字者何也則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絶也以上釋上如此之屬一也疊本字者何也則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以蒼蒼釋蒼如此之屬二也本字而易字者何也則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以止宿之宿釋星宿之宿如此之屬三也易字者何也則天顯也在上高顯也以顯釋天如此之屬四也疊易字者何也則雲猶云云眾盛意也以云云釋雲如此之屬五也再易字者何也則腹複也富也以複也富也再釋腹如此之屬六也轉易字者何也則兄荒也荒大也以荒釋兄而以大轉釋荒如此之屬七也省易字者何也則綈似蜴蟲之色綠而澤也以蜴釋綈而省蜴也之云如此之屬八也省疊易字者何也則夏曰昊天其氣布散皓皓也以皓皓釋昊而省猶皓皓之云如此之屬九也易雙字者何也則摩娑猶末殺也以末殺雙字釋摩娑雙字如此之屬十也十者非他也二例之分焉者也第二以上本字例分者二第四以下易字例分者七而有第三之一例半分於本字半分於易字者在其間以相關通然則易字之所由生固生於本字而已矣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讀者循是

而一一求焉凡今本脫誤之當補正者無不可知也至於尤脫誤而非復能補正者亦無不可知也吳子志忠將治釋名屢容其所難知者於予故略舉本書以明其例書而貽之

廣復古編序元和顧茂才千里

子自辛未冬泊甲戌秋在孫淵如觀察冶城山館者幾及三年爲淵翁校刊續古文苑華陽國記抱朴子內篇古文尚書考異紹熙雲間志等書兼爲鄱陽胡中丞重翻元槧通鑑注時淵翁從弟星海遂堂方講求說文正俗字案頭草稿盈兩三尺無暇取而細讀也又二年及今丙子之夏書成淵翁署名曰廣復古編發凡起例遂堂自序詳之矣以子粗通小學復移書屬序乃爲之序曰周官保氏書有六其五盡見於說文其一不盡見於說文夫象形指事會意轉注諧聲於說文九千餘字下所載之外後人斷不容別贊一語故謂之盡見也九千餘字之假借其多未易數計載於說文者特千百之一尒故謂之不盡見也然則何以獨於假借不盡見也曰不能也假借者依聲託事也天下之聲無窮天下之事又無窮則聲之依事之託亦因之而無窮而何能盡見也近今好古之士每慨叔重氏以後小學浸失鄉壁虛造日出不止九千餘字或相倍蓰幡然思按始一終亥以繩之不佞疇昔弗揆檮昧亦嘗從事輒以爲盡見之五說文具在奪而正之也易不盡見之一網羅放佚奪而正之也難雖然自唐虞至秦漢假借字之可徵信者則經典傳注也三史舊讀也諸子詞賦也碑版遺文也其餘縱有無窮之聲之事之依

且託亦均歸於無徵不信矣是故在當年方爲無限斷之假借而至今日已成有限斷之假借舍其無限斷而取其有限斷獨不可勒爲一書輔佐說文而行使六書之道大白於天下也乎

弇走傭筆倏忽年艾冗雜憂苦智慮短耗任重道遠自分廢就茲讀是編博摯精覈區分類聚庶幾許書之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視不佞曩所規爲恢恢乎兼容包并之不亦善哉遂堂又有與觀察合撰擬篆字石經稿若干卷與是編互相發明皆世間不可少之書曰廣曰擬乃謙而又謙之辭開卷題目卽無學子虛憍習氣知書之矜愼能傳矣是爲序

列女傳攷證元和顧茂才千里

棄母姜嫄

汝居稷播時百穀此用堯典文也詩正義引鄭注云汝居稷官種蒔五穀是鄭尚書本作居字不知者反據今尚書舜典改此傳亦爲后稷其誤甚矣

契母簡狄

立子生商高誘呂覽注所引亦無帝字王伯厚詩攷不載

啓母塗山

釐爾士女今毛詩作女士王伯厚詩攷不載

衞姑定姜

以畜寡人坊記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此衞夫人定姜之詩釋文云此是魯詩王伯厚詩攷後序云楚元王受詩于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

齊女傅母

碩人王伯厚詩攷後序云蓋魯詩

魯季敬姜

倪齒毛詩爾雅作兒說文作齯字同貽厥孫子 段玉裁曰詩釋文云本或作詒厥孫子

鄒孟軻母

匪怒匪教 今毛詩作伊教王伯厚詩攷不載

晉文齊姜

彼美孟姜 段君曰今詩作叔姬亦作淑姬 寤言 今詩作晤

秦穆公姬

且告穆公曰 左傳釋文及正義謂自上天降災至唯君裁之爲後人所加今此傳亦有之蓋采自他書也

楚老萊妻

療饑 惠松崖先生毛詩古義云鄭箋讀樂爲藥韓詩說也廣圻按韓詩見釋文及外傳此是魯詩說文療即藥之或體魯與韓同王伯厚詩攷未采此誤遺之也



魯藏孫母

郭外萌 古書多用萌字如說文民眾萌也來部下引周禮以興利萌利萌史記周本紀以振貧弱萌隸司馬相如傳以瞻萌隸漢書霍去病傳及厥眾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揚雄傳遐萌爲之不安後漢書杜篤傳萌黎韓非子八姦五曰民萌呂覽高義比於賓萌鹽鐵論三代之盛無亂萌吳都賦李注引戰國策臣觀人萌謠俗皆未經改去又孟子音義亦云氓或作萌而管子輕重丁此字尤多則間改爲氓矣

魏曲沃負

關雎 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韋懷注揚賜傳云此事見魯詩今亡失也王伯厚詩攷後序云關雎齊魯韓以爲康王政衰之詩

衛宣夫人

匪石 王伯厚詩攷引引作非石 匪席 詩攷引作非席

蔡人之妻

茅苞　王伯厚詩攷後序引魯詩其母乃作
章句引見李善辨命論注

黎莊夫人

式微　王伯厚詩攷後序云蓋魯詩中路今詩作露

息君夫人

乃作詩　王伯厚詩攷後序云蓋魯詩

魯孝義保

括之子伯御　韋昭注國語云括武公長子伯御也宋庠補音云伯御乃括之子引史記及人表爲證廣圻按此傳亦同宋駿是也與魯人作亂　公羊傳云則未知爲魯公子與何休注不納篡　稱舅　公羊傳何休注云不知孝公昔納篡邪廣圻按據此傳是也　孫邪妾子邪廣圻按據此是妾子也

魏節乳母

阿者　段君曰內則作可者鄭注喪服曰可者曉於諸母謂傳姆之屬按華孟姬傳楚昭伯嬴傳皆言保阿然則內則當從傳作阿者

梁節姑姊

節姑姊　左襄廿一年傳公姑姊妹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云云廣圻按據傳云兄子則妹字良是而隸釋載武梁祠堂畫像亦作姑姊何邪

齊管妾婧

從我焉如　王伯厚詩攷逸詩引作從來焉如

齊東郭姜

本實先敗　今毛詩作撥王伯厚詩攷未載

續

周郊婦人

取辟不遠今詩作譬王伯厚詩攷未載
陳國辨女

其梅則有段君曰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此作其棘則是
毛詩異字攷杭州府學王茂才述曾

經書古人多通用字齊韓魯三家詩與毛詩字異者亦多通字也然人見三家詩字與毛詩異不知毛詩中亦多誼同而字不同之處也周南葛覃害澣害否害何也鄘風雄雉曷云能來小雅漸漸之石曷其沒矣曷亦何也害曷二字通召南采蘩薄言還歸小雅黃鳥言旋言歸還旋二字通召南殷其雷莫或遑處遑亦暇也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及亦暇也小雅出車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悄悄慍于羣小慍悄悄憂也慍亦憂也邶風柏舟

水不瑕有害傳訓瑕爲遠是瑕通作遐小雅隰桑遐不謂矣字作遐衛風氓云無食桑葚魯頌泮水食我桑黮葚黮二字通邶風靜女愛而不見說文引此詩作僾僾訓爲隱大雅烝民愛莫助之傳愛隱也正義曰釋言文釋言作薆是愛僾二字通鄘風鶉之奔奔左傳禮記引作賁賁小雅白駒賁然來思釋文云徐邈音賁爲奔是賁奔二字通王風中谷條其獻矣獻璧口出聲也召南江有汜其嘯也歌亦作嘯字通鄭風佩玉將將小雅采芑八鸞瑲瑲大雅韓奕八鸞鏘鏘將瑲鏘三字皆通鄭風東門之墠有踐家室毛傳踐淺也秦風小戎踐收毛傳踐淺也踐踐二字通齊風東方未明折柳樊圃小雅營營青蠅止于樊樊藩也大雅板之詩价人維藩字作藩樊藩二字通唐風蟋蟀歲聿其莫聿與曰通小雅角弓見睍曰消大雅抑曰喪歌曰斯皆韓詩釋文引韓詩噬作逝逝與噬通有杕之杜噬肯適我噬弓忌兪亦弓室也韔兪二字通陳風子之湯兮毛傳湯蕩也王逸楚詞注引此詩作蕩蕩湯古蕩字齊風魯道有蕩大雅蕩蕩上帝字皆作湯陳風東門之楊明星晢晢小雅夜如何其庭燎晰晰晢晰二字通陳風月出佼人僚兮佼人美人也字通作姣鄭風山有扶蘇乃見狡童又彼狡童兮毛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正義云狡好之幼童孫毓又以爲佼好之佼是狡佼二字通陳風月出勞心慅兮爾雅慅慅勞也小雅巷伯勞人草草慅草二字通草草勞心也是爾雅慅慅勞也即釋巷伯勞人草草慅草毛傳

通檜風素冠棘人欒欒兮小雅六月我是用急大雅文王有聲匪棘其欲江漢匪疚匪棘急棘音義同二字通幽風鴟鴞鬻子之閔斯小雅蓼莪長我育我鬻育二字通又或敢侮予小雅常棣外禦其務左傳引作外禦其侮務侮字通幽風破斧四國是吪爾雅郭注引詩作訛吪訛字通小雅無羊或寢或訛字作訛小雅常棣亶其然乎亶信也天保俾爾單厚毛傳單信也亶單二字通杕杜四牡痯痯爾雅痯痯病也大雅板云靡聖管管傳管管無所依繫痯管字通小雅車攻選徒囂囂通嗷十月之交讒口囂囂詩釋文引一作嗷鴻雁哀鳴嗸嗸大雅板云聽我囂囂毛傳囂囂猶謷謷言也車攻四牡奕奕爾雅奕大也周頌噫嘻亦服爾耕笺亦大也亦奕字通小雅斯干似續妣祖鄭箋似讀如已午之已周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已已二字通斯干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大雅生民實覃實訏訏爾雅云大也訏芋二字通小雅節天子是毗爾雅字作毗云厚也采菽福祿申之釋文引韓詩云申厚也毗申二字通節南山則無瞻仕爾雅字作幨云大也巧言亂如此幨昊天泰幨幨大也瞻幨二字通正月癙憂以痒雨無正鼠思泣血鄭箋鼠憂也癙鼠二字通桑扈兕觥其角觩周頌良耜有捄其角觩捄皆訓角上曲兒二字通賓筵無俾大怠大與泰同巧言昊天泰幨字作泰二字通采菽彼交匪紓紓緩也大雅江漢匪安匪舒舒緩也紓舒二字通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檜風蒹葭楚楚猗儺其枝阿難字作猗儺字通小雅都人士我心苑結檜風素冠我心蘊結兮

蘊苑二字通苑之華牂羊墳首墳大也魚藻有頒其首頒大也正義云頒與墳字異音同是墳頒二字通大雅文王無遏爾躬商頌長發則莫我敢曷曷遏二字通又亹亹文王爾雅亹亹勉也臧樸云勉勉我王荀子引作亹亹我王亹勉二字通緜混夷駾矣孟子混夷字作昆夷字通混又通串皇矣串夷載路說文無串字字作貫貫與昆通是混串二字亦通皇矣度其鮮原毛傳用爾雅訓小山別大山鮮公劉陟則在巘毛傳巘小山別于大山也是鮮巘二字通板之詩价人維藩价大也小雅甫田攸介攸止大田以介景福介亦大也价介二字通大雅蕩其命匪諶諶信也大明天難忱斯忱亦信也諶忱二字通抑云實虹小子毛傳虹潰也召旻孟賊內訌毛傳訌潰也正義俱以爲爾雅



彼東南鄭箋逖當作剔爾雅釋文引說文遏古逖字是遏狄二字通攷已上詩中異字或從省文或爲假借要皆字之相通者也知毛詩中字有不同可以知齊魯韓三家詩字之不同而凡經傳子史引詩之不同亦可恍然悟矣

爾雅猶字說杭州府學王茂才述曾

爾雅猶字訓最多其訓有九字皆作猷俗字也或作繇通字也俗字宜改通字可從釋詁云靖惟漠圖詢度咨諏究如慮謨猷肇基訪謀也猷當作猶猶訓爲謀詩中字皆作猶案詩中猶字二十一召南小星篇寔命不猶小雅伐木篇猶求友聲采芑篇克壯其猶斯干篇無相猶矣小旻篇謀猶回遹我視謀猶不我告猶匪大猶是經營巧言篇秩秩大猷爲猶猶將多鼓鐘篇其德不猶角弓篇君子有徽猷白華篇之子不猶大雅文王篇厥猶翼翼板之篇爲

猶不遠猶之未遠抑篇遠猶辰告桑柔篇秉心宣猶周頌訪落篇繼猶判渙般之篇允猶翕河魯頌泮水篇式固爾猶諸猶字中惟秩秩大猷君子有徵猷猶字作猷此二字亦疑誤當改　又云爰粵于那都繇於也猶作繇通字書大誥猷大誥爾多邦此猷字亦譌孔所改釋文引馬融本字作繇又云話猷載行訛言也猷當作猶又云迪繇訓道也繇猶字方言云裕猶道也東齊曰裕又云鬱陶繇喜也繇猶通字禮記檀弓云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云喜色猶然以出字皆作猶又云卒猷假輟已也猷當作猶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公羊傳云猶者通可以已也又文六年猶告于廟穀梁傳云猶之爲言可以已也字皆作猶釋言云猷圖也猷當作猶詩小雅白華篇云之子不猶鄭箋云猶圖也禮記儒行篇云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鄭注云猶圖也字皆作猶又云猷若也猷當作猶猶若是也猶人也猶即若字之誤又云猷肯可也猷當作猶此即申釋上文若字之誤爾雅字多正體亦多俗字猶字皆作猷雖云隸體之變恐舊文必不若是皆宜改正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同名攷　杭州府學王茂才述曾

草木蟲魚鳥獸爾雅所釋有同名者或音轉于雙聲或文歸于通字如釋草中蓨蕩之與苗蕩字相通也蕨攫之與芄芃音相轉也離南活苑倚商活脫攷之古音無不相合他若釋草有果蘹而釋蟲亦有果蘹釋草有蒺藜而釋蟲亦有蒺藜釋鳥有天雞而釋蟲亦有天雞此同名之顯然者至于釋草之蕛蘿與釋蟲之螢羅釋草之葵蘆菔與釋蟲之蜚蠦蟅菔皆取音同又釋草

有蒜荃藸釋木亦有蒜荃著釋木有諸慮名山櫐釋蟲亦有諸慮名奚相釋蟲有密肌繫莢郭氏景純或疑有重出之文不知古人命名不嫌相假或因其色同或取其象類俱未可知故郭氏注蒾蘆菔云菔宜爲菔是不必改也監本爾雅釋蟲果蠃字中不從虫攷唐石經作蠃是石經可從也案釋蟲果蠃爲細腰蟲而釋草栝樓之果蠃亦有長而銳者然則命名之同兼寓象形亦堪會意六書之誼皆可貫通又釋草茨蒺藜言其多刺不可近故名蒺藜而釋蟲蜫蚳之蒺藜今蜈蚣也蜈蚣亦難近非猶之蒺藜歟又釋草蕤羅蒿屬也其色多白今釋蟲之蜚羅即蠷螋其色亦白矣他如奔星爲約言其星光似約約然也而石杠謂之徛徛亦謂之畸約是石杠之橫水而過亦猶奔星之如水而流故同有約名釋山獨者蜀爲蟲名獨行而無匹山亦假借其名釋草戎葵之爲蜀葵釋畜大鷄之爲蜀雞同一取義若夫籧篨爲竹席之名而曰柔之人亦名籧篨戚施爲詹諸之稱而面柔之人亦稱戚施并人亦假物以爲呼矣而又何疑于草木蟲魚爲獸之類哉

爾雅釋草辨類序　杭州府學生員王茂才述會

夫陰陽之位定而甘苦之草生焉土會之宜辨而膏莢之利溥焉薩滿伊始能感化機蕃蕪有形亦關治象是以粟變爲苗苗變爲穗穗變爲穀穀變爲穅穅變爲格物然問織待婢學嫁求農目驗疏藉以博聞圖狀能成稱爲格物然問織待婢學嫁求農目驗良難神謀必惑別爾雅釋草一篇極眾卉之殊形本六書之奧

旨或從方語或廣異名或音轉于雙聲或文歸于通字或名同而實異或名異而實同彼夫改日及而不知見大戟而稱器固已無煩品藻不足低昂即凡業號專門學稱多識而陽山之稱目爲明榮首種之文名爲宿麥始誤于唐之蘇恭繼紊于宋之蘇頌而又毛傳之釋野苹訓爲苹萍而不引藾蕭孔疏之解堇荼指爲烏頭而不明苦堇陸璣不知王芻蒿蓄之即爲菉竹張揖竟以月爾蘪蘼之皆爲紫蔡析薪亭麻兩物也陳藏器不識其分薜荔蘼蕪一物也徐楚金不知其合蕉苦蘆蘼齊民要術獨異于方言桔樓藨姑廣雅釋草不同于高誘崔豹駁混蚍蜉戎葵之形索隱則合馬藍寒漿之種甘草爲蓄而沈存中以爲其葉如槐苦菜爲茶而陶宏景以爲其類是若夫一物之不類



本異儒之所耻今述曾乃審覈說之紬繹本前賢之論斷六穀九穀定厥主名田貨乙貨分其異類知防葵狼毒殺止水而分明著蘼蕪蛇牀聆芳馨而辨別斯易言莧陸詩詠菲葑禮載堇葵書稱篠簜庶幾展卷而易析其形呼名而輒明其類也矣



孟子周禮田制異同攷

孟子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周禮又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不盡以一夫百畝爲斷蓋古者一夫受田百畝而地有肥磽不能畫一者勢也鄭康成載師注云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三百萬家也夫云定受田三百萬家是

六百萬夫之地因有肥磽不同折實爲三百萬畝凡周禮所云家二百畝家三百畝司徒與民之時皆作百畝與也匹夫受田之時亦皆作百畝受也故鄭注又云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十五萬夫之地然則孟子言八家皆私百畝舉其定數周禮上中下之別是土均之法詳周禮而孟子之說可該但小司徒注云一家男女七人以上授以上地男女五人以下授以下地是田仍限百而授人因乎人數夫民間生齒繁耗一家藏各不同設逐歲大吏張之政亦過擾至一家受二夫之說又疑民力有限彼受上地者事半功倍受下地不勝有將伯之呼馬氏貴與亦嘗以大司徒小司徒孟子之說云云三者不同矣然攷之井田因乎溝洫三代以來貢助徹名雖異而溝洫必不變不易之地亦不能分而爲三再易之地亦不能并而爲一地之分上中下自無可疑且古人井短周之百畝非可以今之百畝例人力自能兼三百畝者又子弟未有室受田者亦來助耕可知治子弟長而受田父兄已老而歸田矣一夫受二之說賴有鄭注而周禮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孟子云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畝圭田即載師上田也先鄭以士田爲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後鄭云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即引孟子言爲證然周禮無圭田五十畝明文也又孟子餘夫二十五畝餘夫即司徒羨卒也彼遂人職餘夫是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者其合受地與正夫同孟子所云餘夫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

故二十五畝與正夫不同是周禮無二十五畝明文也攷鄭注宅田士田賈田云各受一夫則半農人也夫農人以上中下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折實爲一百畝此云受一夫半農人則其爲五十畝可知至其田任近郊則在六鄉又可知周禮雖無明文鄭注可參也餘夫之田當取諸公田蓋六鄉之中二十四萬夫之地既授十五萬家之民餘九萬夫塵里場圃等九者通受一夫彼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者是正宅外有室之子亦不能受田六鄉故鄭注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則此未有室之餘夫亦烏能受田于鄉若亦使居六遂則未有室者離厥父母兄長遠在百里出作入息獨耕獨耨王道豈不近人情若是意其地即以公田給之在六鄉者不離乎鄉在六遂者不離乎遂至于貢郎



于二十五畝之內各出已之田二畝半亦未見其不可也此又于鄭注之中無由參攷而厐斷者也

說文爾雅相爲表裏論杭州府學汪茂才家藏

大戴記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辯言矣夫爾雅古小學書也區分彙別巨細兼包其體定于元公述于七十子其以類聚何也曰此古小學書之式比類合義連綴成文學僮傳于諷習自說文以偏旁形聲爲別可以濟爾雅之窮秦興小篆體更史籀更趨簡易徒隸書行其文非爾雅所能正也又俗儒厭繁樂省一切用隸六經正文謬誤百出許君就小篆合以史籀又經以體緯以聲然後會意指事象形諸聲之學明後世玉篇字林皆推衍其緒而說文遂爲字書祖若是說文可包爾雅歟曰六書之

旨轉注明而後重辭累言貫于一假借明而後彼此異義者不膠于辭二固說文未詳而觀其會通在爾雅蓋同意相受雖具說文然分部散見于建類一首之義乖至假借義因聲轉由于前世字少說文九千三百餘文字寖備矣故爾雅通用者說文已各列于部又說文解經類依倣說而漢經儒箋釋聖籍均資爾雅是爾雅說文之本也且爾雅去古未遠以音表義詁訓名物或取雙聲或因聲轉至于辯章六藝囊括九流較說文之取漢律證方言者體更正大故爾雅進于經說文列小學然說文區分子母各歸部分後縱有舛誤大綱終不可亂去聖數千載得識三代之文不可謂非功也爾雅自樊孫傳述已有異同遞因隸變草木蟲魚偏旁妄置向非說文爾雅之俗文何以覈歟

又漢自十四家博士竝立重以古文其間短長得失各有意旨說文能綜貫之文同訓異訓同文異備著于篇其識固非專已守殘者比雖謂與爾雅同功可也惟說文義主辨字故同物而文隔部異物而文相接資于考覈艱于成誦蓋著書之體限之統論之爾雅專明義說文兼言文是說文勝說文因爾雅而增益之又爾雅勝後世字書皆仿說文爾雅自張揖後無能繼者蓋通貫六書發揮經籍聚類同條雜而不越非聖賢不能作夫爾雅定于周公而成于七十子者也

浙江即岷江非漸江考杭州府學汪茂才家禧

禹貢不著南江鄭君注謂東迤者爲南江漢書地理志云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氏水經注云江水自

石城東出爲南江又云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又東徑餘姚故城南又東注于海按酈言合是也謂合者爲浙江非也漸江自合浙浙即岷江何以明之漸江發源黟歙而黟歙漢隸丹陽使浙江爲漸餘姚入海者志當歸之漸而不必溯源石城且浙以曲折名漸自黟歙東入海其行徑非曲折也酈誤以漸爲浙顧野王又云浙江不與岷江涉後人遂謂浙江非禹功所及請以經斷之東迤既爲南江而文在北匯上則東迤時江未別南北鄭君以迤爲邪行會稽爲極東故終言之然漢水至大別入江而彭蠡下即爲北江未聞以江合漢而眺陵之入海者爲漢漸既與岷江合入海之處當从大名使因合漸而謂餘杭下盡漸委則淇共入河汶入濟泗沂會淮到海處皆當以所會水名矣又漸進也入也漸入于江又爲江水所漸漬故得江名荆州九江鄭君以九江從山谿出皆東合爲大江則水以江名者必其能通江今反以漸概江誤矣說文于漸字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于漸字云水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明辨晳矣從許君說

樂章樂器考　杭州府學汪茂才家禧

三百篇之詩古皆入樂詩即樂章也自齊魯韓毛之說行而樂日微漢雅樂郎壯夔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太和中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至晉室而鹿鳴又無傳矣繼風雅者唯樂府然見于諸史志者其聲不傳今統論之短簫鐃歌鞞舞歌拂舞歌鼓角橫吹胡角相和歌吟歎四絃平調瑟調楚

調大曲白紵歌清商此風雅之聲也郊祀十九章東都五詩梁十二雅唐十二和頌聲也而又有別聲如漢房中之樂十七章是漢明帝定四品一曰大子樂二曰黃門鼓吹樂四曰短簫鐃歌樂燕郊廟上陵應用頌而用大子天子宴羣臣應用雅而用黃門亦知黃門大子古有其樂否乎至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祀明帝祀廟以風雅頌竟亡矣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人鬼雜施得所之義何在也鄭樵言樂失于漢而大亂於梁其此之謂歟古樂鐘磬琴瑟壎篪祝敔今樂則用箏笛鼓板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箏笛匏笙也後世變之爲箏笛



以牛土塤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蓋世所謂雅樂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淫聲古今之分分於聲之變而不在器也然古之器于琴瑟之外其用者後亦多改制如王朴所製編鐘而宋樂志記隋製內宮懸二十簴以大磬代鎛鐘而去建鼓鐘鼓且非其舊矣況俗樂所用絲又有琵琶絃鼗竹有單簫橫笛頭管革有大鼓小鼓扁鼓木有拍板金有雲璈其無增者亦祇土石耳今器多于古器其明證也段安節謂雅時調八音用八百般樂器周改用五音用樂器五百般唐又減至三百般臆度之詞歟至尺度長短漢志所言累黍法用秬黍中者近儒謂中非獨不大不小之謂乃不長不短之謂蓋員而無縱橫者是中之說無定也朱

子亦以羊頭山黍今不可得而謂溫公所考似可從然尺亦多
樣今度律者以周尺乃與劉歆銅斛尺同荀勗律
尺卽此尺也蔡西山以漢志斛銘文定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
百一十分爲黃鐘是亦用劉歆銅斛尺歆斛尺雖不可得而見
而其貨泉則嘗見之矣朱子又謂王莽貨泉古尺徑一寸則是
貨泉十枚爲一尺也然于諸尺中最小隋志謂王莽斛小而尺
短是也至累黍縱黍斜黍之分愈久愈繁苟欲驗之必得眞黍
累百成尺適如其長截管實黍適如其數由是推論以爲量推
銖以爲權而律與度量衡可同矣而不知何者是眞黍也程子
謂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而又何必紛紛言尺度哉
稽契非帝嚳子說杭州府學注茂才家藏



列女傳曰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
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
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適送之平林之中
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適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偏翼之姜嫄
以爲異適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淨專一好種稼穡及
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
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于邰號曰后稷按傳言某之母
某之女則必著其爲某之妃而姜嫄傳獨闕是姜嫄爲未嫁之
女也未嫁而生子棄人聽聞故始棄之既適收之後堯封稷于
有邰以其爲幼所長育之處稷于有邰雖爲女子子之所出而
實無本族詩所謂卽有邰家室是也詩溯后稷發生之祥如厥

初生民時維姜嫄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均言母不及
父以其本未有父故周人制祀與亦享先妣不享先祖也使稷
眞爲嚳子吾未聞知母不知父之爲合禮也列女傳又曰契母
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
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
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
文樂于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
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之亳按簡狄傳亦不言爲某之
妃證以呂氏春秋音初篇知簡狄亦未嫁女也音初篇言有娀
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
謚謚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
飛不返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高誘釋帝
爲天以爲天令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是簡狄之吞卵
尚在父母之國也淮南子地形訓言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
狄少女建疵建疵卽傳所云妹嬉歟若是則史遷于殷周本紀
言姜嫄爲帝嚳之元妃簡狄爲次妃而稷契均爲嚳子其說非
歟曰史遷取正于帝繫而屈原天問言簡狄在臺嚳何宜又言
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是原亦以簡狄爲嚳妃而稷稱元子以其
爲元妃所生宗帝嚳者不獨史遷惟是五帝德爲孔子遺言其
可攷者黃帝爲少典之子顓頊爲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嚳爲
元囂之孫蟜極之子帝堯爲高辛之子帝舜爲蟜牛之孫瞽叟
之子禹爲高陽之孫而春秋緯命秝序言少昊傳八世顓頊傳

九世帝嚳傳十世易緯稽覽圖亦言黃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是所謂少典昌意高辛高陽者必其後裔降爲諸侯不改國氏其云子孫亦謂其子姓雲仍而非直相繼鄭司農知此故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而簡狄不言其何人妃亦以世數之相隔也若帝繫不知作自何人迺析言帝嚳四妃之所出于帝王世次外楚之世系獨詳豈因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而附綴成之非盡可傳信歟然則殷周之禘嚳何也曰禘郊祖宗之說詳于祭法祭法本于魯語展禽之言今魯語言商人禘舜非禘嚳也虞夏之于黃帝顓頊其世次如五帝德所言稷契誕生既異而上無可推禘之制所謂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從所王之德推之殷以金德舜以土德從所生也周以火德嚳以木德亦從所生也禘舜嚳者即祀感生之義鄭緯言周人之感生帝爲靈威仰而周以火德王亦取相生說者不察因謂周后稷爲蒼帝所感生則履武之時何從測于幽宴而知之順五行之生次以制禘此禮家精微之義而儒者迺因禘嚳而謂稷爲嚳之子卉及于契復改展禽之言謂殷人亦禘嚳失實矣或謂列子言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今據中壘一家之言以疑大小戴可歟曰吾非以中壘之言必可據也中壘所言徵諸大雅魯頌商頌周禮而合大小戴則傳記也信傳記不若信經吾于以更知周禮之非僞書而戴記非一家之學

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魯詩傳以稷契爲無父詩生民正

義引鄭志五經異義聖證論等書反復辨論皆可引證文選
左太沖魏都賦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李善注竝引七
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
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又齊故安樂昭王碑文李注引鄒子
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史記封禪書或曰黃
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
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瑞
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
五服九服說杭州府學汪茂才家禱
易繫傳陽一君而二民鄭君注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爲
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



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大順之世地方萬里也五經
異誼引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方
五千里相距萬里許君謹案以今漢地攷之自黑水至于東海
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君無駁是萬里
之廣千地有明驗也萬里不止容五服故鄭君注皐陶謨謂堯
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爲九州其外荒服
當四海又云禹邮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
之界萬國之封焉鄭君義蓋以夏之五服與周九服同其析九
服五服也謂夏之甸服于周當王畿其邮于周當侯服侯服于
周當甸服其邮于周當男服綏服于周當采服其邮于周當衞
服要服與周蠻服相當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

七千里卽易注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之說又要服之埒于周當鎭服其埒于周當蕃服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卽易注所謂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也然堯典曰協和萬邦而易注亦謂黃帝堯舜地方萬里則堯時地實萬里云待禹之埒成者豈鴻水之後有減削歟鄭君禹貢注謂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言三百里二百里者禹所埒之殘數言其復故域也僞孔傳襲今文家言謂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則夏時之地小于周幾半而王肅誕妄其作聖證論謂禹之時土廣三倍于堯計二萬里爲方五千里者四于經既無徵而注皐陶謨又謂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昧古人開方之定法啟後世弧直之迂談也



虞翻論鄭解尚書違失事議　杭州府學汪茂才家禧

虞氏易學冠絕古今而所論尚書頗嫌牴牾謂兆猶別鄭以今字證古文且下言分析經旨昭然鄭未嘗以兆爲北也使鄭作北北豈可訓別乎同訓酒杯于古無徵或謂卽祼圭岂如虞義以同爲同則同瑁連文經有衍字矣且同瑁字異亦未可通洮頮爲澣衣成事蓋因古人敬事易衣且下言冕服語意相承至洮易爲濯以古祧禰同字所謂審以音訓遠近也惟謂柳誤爲昧則鄭目从孔氏古文日將沒有蒙闇意說文訓昧爲闇今文家以柳爲諸色所聚蓋色雜故闇也鄭注周禮自用今文觀其引易詩皆同京韓書可例推今書正義言鄭作柳谷倒文耳家

禧聞之臧在東師曰虞氏既形章奏豈有不覩鄭氏本經而指鹿爲馬是不可據禮注疑虞也至以栖爲卑又爲一義與今古文家皆殊虞氏易多新說茲類是矣然兆之爲北時何無據鄭以駁虞者曰字形相涉或傳寫譌虞氏不繹注文遽興辨駁又以同爲重文開後刪經字之漸皆虞過也近儒尊鄭盡謂虞誣又虞所未服夫虞氏性剛直未必效行賂改漆書故留也謹議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八十二終　武進劉淇番禺黎永椿新校